月沙集

十一

書牘

記

共二十二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書牘上

寄白沙

萬里之還憧憧一念先在門屏而死病纔歇縷命僅存致身則固無計候問亦未遑可歎曾見亭舍過豁不合老人居住露坐延爽是台素性常以此憂之而亦一獻規矣今果以此致傷所幸者不至大段也昨邀全僉知聞知台脉候服牛黃後心經之熱頗似踈散此是吉兆朱砂安神丸最合云侍生亦患心䘏纔有新劑敢此投呈惟祝調攝萬重

[seal]

又

向也扶病往叩者盖念閤下必有今日事某亦不知朝暮何之欲一長别也久病之餘猝然跨馬遠出心眩氣喘不能穩成話吟得一律亦不敢書呈者怕入傳也短日催暮倏爾辭還自後病勢尤重閉户牢蟄惟待溘然旋聞廷論震動坐俟嚴譴耳閤下此事想早已自分臺評不應介念但窮冬積雪非遠行之時閤下重病在身靜室調治猶有憂念況衝冒苦寒攄頓嚴程七十老人其何以堪念及于此心骨俱痛某病亦垂死入地不遠頃者儒疏以誅竄擬律縱或未減當隨閤下而行亦任

之已耳衰門禍慘外舅奄忽不得憑棺一哭死别生離
病懷益復殞絶八味順氣散十服送呈姑希台諒不備

又

卧想登程在今日自然淚在枕邊非獨爲故舊分離之
恨也六十年讀書正爲今日得力只應快適如某杜門
竢罪終不能出一聲真古人所謂雖生如死况病亦將
死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曲江雖瘴濵不比西關之
有癘憂且聞其地泉甘人多壽耉云可想風土之淳焉
知非天意耶保命丹治風善藥橙丁治痰消食雄黄大
塊清香百枝並臘劑各種奉備行資無由摻别臨褚邑

邑

又

卽聞 天恩易播稍令人舒息感激涕零但吾死病人七十老翁此是長訣而不得一摻耿耿此心何論遠近惟願神明持護終保欲生之渥也別語何待申教非但昏塞亦不敢長語姑以前日令兒口達者冀台心記之且俟後便耳不備

又

日因李金吾咨審沿途消息卽見楊口諸人且承手札就想寓居安使台候蘊迪千里懸豁如何如何侍生待

命城外今四十日矣　聖候久未復常因此白簡姑停
請誅之䟽又再三上矣速得流竄實為大幸而彷徨歧
路未知何歸懸遲至此火色益急又不知畢竟生出何
事令人惱死益羨台爺做事快活也北路則大臣多配
朝家不欲送西關則疆事有閙鄙情不願去勢將投身
瘴濱自此南北杳然音墨亦難繼思之惘然北海風氣
常勁願靜養為世道自愛生將欲卜築蟾津之上聞鄭
僉使是光陽主人云何時出來為我幸道此意忩忩不
宣

答白沙

鳳奴來伏覩前後兩度書仰審台愆度快蘓區區驚倒
之餘喜慰何量念此病若眞是再中則七十老人何以
堪之此必春寒取凉於溪邊偶致痰厥也久久將護自
應平復但長夏瘴濆氣候想不齊炎蒸又台鑑常所不
堪不審此間調攝如何侍生彷徨岐路已半年矣臺評
爾出爾傳令人莫測已將七尺長身付之柱後惠文南
北遠近任之朝暮耳家食雖有屢空之憂西湖几案間
入眼怡神使兒輩朝讀南華經晝誦唐人詩憑几而聽
之此樂足以忘飢第未知金吾使臨門遣定在何時也
西賊犯　中朝白日殺大將羽書徵兵遼左震動廟筭

莫定憂虞萬端終恐又得罪於 父母之邦無以自立
也仰屋長嗟而已趙通判來傳 台絕句近又有人傳台
歌曲思歸戀闕情意藹然苦語凄然誦之自然淚涔下
然比之前日在東岡時所寄却笑靈均意不寛之句氣
象頗似低垂豈絕塞窮荒懷抱自不能平耶思之邑邑
步韻一絕及見月有懷一律錄在別紙孤寂中幸為千
里面目如何又短律是前冬進別時口占而令豚兒口
達者不能終隱覽過快付丙勿令更添齒舌也不宣

寄完平相公

獻歲發春伏惟台履珍福區區瞻慕之懷與日俱積苦

無風便未奉書久矣屛逐深落之後謝絕人事豊德父
子亦皆轉徙鄉曲間問兩阻憑採起居亦無其路只向
風馳注而已某得罪朝廷分甘誅竄而至今未蒙行遣
彷徨岐路已過一年未知朝夕飄落何方舊棲湖上受
風病重爲近醫藥僑寓南郊同時議律之人或已謫死
或皆遠流而偃息洛下苟全性命家厄未殄歲前一姊
二叔相繼捐背三喪未葬百須關念悲苦度日只身偶
不死耳曾因東來人伏聞台候康健竊想神明默護天
意或者有在只恨此身無路陪杖屨於東阡南陌之間
耳蘩翁墓草宿矣思之長慟然俯仰人間世無一好況

此後未知更見何事翻焉長逝真箇人豪也但親知凋喪殆盡存者又落落相望會合杳無期亦付之一慨而已春寒未解惟祝為世道加愛適逢李郎之奴悤悤附候不宣

又

春寒未解伏想山家踈冷何以堪遣區區憂慕之私情不但為國家為世道而已小生庭請未罷之前舊疾復作輿還呻痛台鑑渡江之日始聞出城之奇瞻望靡及悵歎何可盡言病伏之中遽承禮部之　命非但病勢決無支堪之望癸亥議禮之初稟承台誨參酌情文降

服不杖封號　大院支子主祀等事既已　啓下而劉
令節節逕庭勢難復爲禮官大鑑以此去朝而猶不能
盡回　天聽則小生獨力既無格天之望詭遇順旨曾
所未學以此連上三告不敢拜　命幸因大鑑辭劄及
左右台陳　啓得允喪主之請已往之事既有悔之之
教前頭節目講定爲急加由之後　嚴旨又下不得已
扶病出謝以禮葬謄錄及　國喪儀軌參酌裁損議于
左右相別單以　啓如石物中除去石欄干屏風石文
武大石人石羊馬虎等事即其裁損而他亦類此並當
準下多幸多幸但　返魂請於啓運本宮爲之則以本

宮狹窄仁慶宮爲之事 命下故昨日以綾原當主三年饋奠寢處 闕中事體未安 私廟返魂不可於闕中爲之之意備辭陳 啓時未發下未知畢竟如何也大鑑雖暫出江外此禮之不至大段差謬皆大鑑之力伏見前後 聖諭悔悟之誠滿紙藹然大鑑一向邁邁未知如何伏願台鑑千萬爲世道爲國家幡然入來隨事匡輔以完大禮以成朝廷公私之望適遇藥房之去敢候起居忽忽不宣

答沈一松 在北京時

奏譯便伏承台手字如承台誨漢水燕山咫尺間也因

台示審台尚不作春明夢致仕人臣大節上下俱當愼重暮年閑養昔人淸福只恐加額人不舍耳待生使事幸得句當而 勅書節目尚多鎻館中了此三夏滿身瘡癢眠食俱妨崦嵫之景所餘幾何長此苦海中生活耶 聖旨特命順齎而黃中允之來有圖得 天使之敎 皇上成命誰得而改之云奈何無乃以此又被洪命元之罪耶計於開句起程潦阻虜梗俱可憂悶爲世道自愛不宣

又

日兒豚溷館下叨蒙賜款歸訖家庭餘芬及人仍想松

鶴仙姿健爽猶昔恍然此身如在几席之傍尤悵望望不得親也忽接手教勤懇讀之感戢侍生送　勅使至安州還朝已經月而途間得病委身床席又以安牧之納娼監軍事並被臺評此乃侍生離安州後浪傳之説虛實雖不可知年來此身已作齒吻間軟物今則律名甚輕因此得歸鹿可了殘日而亦何可望也時事日復艱危會合杳難期思之邑邑秋氣乍凉望台為時自玉不宣

寄一松

入夏來伏惟台履靜勝曾在城西屢勤記存病患憂撓

衾枕又移自來湖上門墻更遠郊扉閴寂與世相隔僮使缺乏候問久闕盈盈一水此心如注侍生彷徨岐路已至半年歸處莫定萬事蹉違近海常多大風閉户呻吟生趣索然然倘得過夏於此則西湖几案間日有佳致暫時棲息何莫非聖恩日者伏蒙前後辱贈詩拜受而珍誦何日去手猥有攀和亦已久矣而踈迂之跡困於齒舌萬念都灰視筆硯如讎誠恐狂臆或露不惟重罪累抑以玷高明耳以此次且不敢發今因候便始敢塵覽亦見小巫之沮斯强顔耳覆瓿爲感天時向熱爲世道自愛

答一松

日屢蒙俯存今又承手札之問宛接台範慰感如何罪生病卧之日已知有此尙誰咎哉但積敗之餘絕遠之行雖似可慮亦奈何亦奈何近以自　上受鍼姑停白簡羈棲待命益難度日萬事都已任天嶺海遠近莫非聖恩唯是殘年知舊落葉分飛無復再會之期瞻望門屛便是長訣此爲恨恨耳前秋寄惠瓊章至今珍誦不釋手非但病廢筆硯雖有吟得怕傳不敢仰呈眞所謂不敢長語者也今承人日寄詩之示益荷台盛意臨行悤有贈拱以竢之忩忩不宣

答金沙溪

經歲歸來兒豚迎至鴨江先問吾丈消息畧聞安穩到京賢郎來訪始具審鄉居靜便眉宇宛然此身如在左右也今又得見手滋推枕展讀懈瀉當復如何某三經大病幾死者數今雖少定元氣未復看書無意味薾然惟思倦睡病與老期衰換日甚奈如之何眼中知舊不死則從思叔已作泉下人正直剛方那能復見如此人自失此友忽忽無人世念白沙相公前月受風神昏語遲低垂不振云此翁年垂七十名位已極豈非可憂敬叔上年去時別於江外今在峽中杳無見期時晦為養

乞宰峴山令明將發自為計則得矣暮境離懷不禁邑邑粟谷先生行狀厥後多有刪改處未知更為入覽否碑石將磨正諸事略有經紀而因景臨父子遭患而停之云此事非委於景臨而多士索然無氣力生又不在至今未成就因此荏苒前頭難可卜可歎示儀禮經傳通解十卷一本則鄙家本有之今借沈一松此則不甚緊續通解六十卷則久欲得見今行懇求而聞並刊於九經註疏中多至三百餘本價高難盡買又不抽賣奈何淸香二封奉備棐几一銷對使忙書不盡所懷只希愼寒珍毖

又

春間待命城外賢郎來傳手札未及仰報而棲息又移
湖上自後苦未遇歸便尋常耿耿又於前月旬間鄭上
舍之來續奉辱翰丁寧厚意千里不隔如對几席面承
清誨也侍生負罪明時分甘誅竄而　聖恩如天尚今
假貸所謂大論乍出乍停令人莫測朝夕嶺海未知何
徃彷徨歧路已至半年湖上小廬不蔽風雨盡室棲棲
生趣都盡而隨遇而安亦足自適第去年哭思叔今年
又哭鰲老平生知舊零落殆盡存者又落落晨星每一
念之忽忽不樂來書所謂若貶遠方生前恐不得相見

云者政實際語讀之寧不愴然世難未已國事未知稅
駕地吾儕俱衰白前頭會合杳不可期奈何姜生一年
苦滯今始還鄉可憐只願為道崇深別紙所諭復在別
紙統希鑑亮所欲稟者多便忙不備

別紙

栗谷先生行狀侍生曾將胄稿與子方時晦敬叔諸友
再三證勘檃括攺搆經年始得脫稿想已徹尊覽厥後
又因諸人之言畧有刪潤矣蒙示金鎧承李浚慶意欲
劾奇高峯李青蓮朴思菴等事則生亦嘗聞之前輩且
近見奇高峯與退溪先生往復親札金欲劾思菴高峯

並侵退溪以下一隊士類明有公案無可疑者李相浚
慶雖不自爲下手而素倔強自高常比退溪於山禽盖
懲巳卯之禍務欲裁抑過激不喜名士故論議乖張展
轉至此極可痛恨然此是李相之失不干於栗谷栗谷
則止於末構論承旨請對是非之時與李相議相左耳
似不須提入於行狀中且李相雖欠學識有此崖異事
自是士類中人特金鎧輩假托承望以起鬧端耳必非
李相本心其定策大節立朝事業有古大臣風世皆以
爲名相今不必指摘疵累以益先生之敵一邊人當有
按劍起者矣以故貴稿中李相遺表朋黨事亦與諸友

議而刪去只入先生論乙巳僞勳時與李相相辨一款耳至如 仁廟延恩殿之說非獨李相其時相臣如權轍諸人得罪千古之案退溪辨之詳矣栗谷則論議雖與李相相背而別無詰正事此則當於先大鑑朴思庵及退溪碑狀中詳之故侍生昔撰先大鑑誌文時此一款亦備及之矣今於栗谷狀中不須並爲覼縷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因便更教爲幸齋相所撰碑文謄書以上此文之出多士之質疑於侍生者甚多或嫌其推許不滿或疑其論癸未年事不明白侍生之意則諸說皆非也此翁喜爲古文辭不欲沿襲宋儒陳文故當初製

時已憂其有此謗讒言於生矣先生一生所施設所建
白若欲掇入無漏則須用先儒文字方可詳備而欲守
習氣不肯敷陳未免有牽強不暢語然無大段闕遺自
是碑家體格推許則可謂盡矣只銘辭末結文氣少似
低衰然起得太突兀何可謂不滿乎癸未年事擧小雖
以黨論攻擊在先生特一蚊虻之過耳君臣際遇可謂
千載一時然此非先生大段事業先生常以拔出流俗
打破東西為意則何必以癸未年事為先生斷案而費
力詳陳於墓道乎況碑文與行狀文體自別此等事鄙
所撰行狀中似已備入矣大槩鰲翁此文自是奇作今

世無能為此者況今已作千古人誰能加減一字又誰能捨此而偃然為跋文昌乎多士之嘵嘵久應自息尊丈頃痛言於諸人以定羣心勿撓用此文為當但吾儕俱廢困無氣力世亂復如此恐刻出事功未易入手以此為難耳退溪高峯往復書二幅慮未及見敢並謄上

又

今年旱熱古所無也地近南服想倍之衰境林居何以度此鬱風馳注正月念一日所寄書得之於仲春之末繼又有寄札而不捧答書豈有來人而無去便耶病故汨沒未能訪得歸人久稽仰復悵歎前書所示鰲碑尊

丈之意旣已釋然此實鄙情當不疑而定用亦頗以丈
意諭於諸生諸生今方始磨正之役計於秋前畢手矣
第碑文中多有可議語再昨與鄭時晦吳汝益諸人會
而揣摩則序文起頭及銘辭起頭不但文氣突兀推許
亦盡甚好甚好其間有些少語病此則雖略加點化非
入結撰新語只添原語使之詳備而已相公在時亦以
爲然任人安改矣與諸公相議錄在別紙幸取元文一
一指教如何前日下問諸件亦仰復於別紙之下兩地
千里無由面承淸誨百年幾何長此相憶而已爲之邑
邑統希盛亮

別紙

胡雲峯情義之發與退溪論理氣等語似不襯貼說破當依行狀中原語而自坡州有成牛溪至爲訛者衆矣似當揷入於下摠論之頭云

論癸未事下當入三司搆先生實狀也擅權慢上等語又入　先王傳教

末段論學似胡亂莫知意向盖相公之意則推尊先生非不極盡而其意常以先生之學似無循序漸進功夫故比之鑿龍門其所云不可窮其間架决千載不可考之輕重等語皆以一蹴上達之是否世無能知者之意

也然而文不婉曲語不明白有似疑先生之學者諸意以此爲難未知丈意如何

行狀中前日所示朋黨疏事初則入之而羣意以爲若不覼縷盡入則不如不入云未知如何

白三宰代疏事先生之意雖出於至公程子代彭之疏亦非必法之事何必入也

朴相推考事雖是可駭其時公論皆以爲非非獨先生之論不入亦可

大院君親祭事禮雖出於情既非正禮則何必勸行不入甚當

許針停擬事甚微細其下有曰為先生所斥三憾合勢云云則意在其中不必入也

又

前書之去已逾月矣苦待覆教而邈焉無便方用瞻逞即承手翰就審經潦入秋道體增重瞻慰瞻慰侍生兩年之內四處遷移生趣索然又值歲荒奈如之何時事已無更為之勢未知稅駕何地只仰屋長慟耳先生碑文事詳在別紙幸考元文一一細察如何前書去時鄭時晦亦奉書已以略為添刪寫刻之意仰禀云想皆關聽西報日復憂危秋冬間定有騷屑一或有警則此事

瓦解誰復收拾諸生之意極欲速為故與時晦汝益可晦諸公會諸生勘定南窓老丈今方寫石雖如此而刻役甚遲冬前恐未輸送以此為慮大槩羣意以為作者旣已作古雖一字不敢增減云則此文雖棄不可仍用也旣云不可不用而又有不得不改處則略為刪潤務得備詳俾無疑議為當至於論學處則鼇相之意雖出推揚先生高明透出處而措語皆出外家千萬人見之皆以先生之學為或近象山或近禪學或似花潭南冥云吾儕見之亦復如此一邊好詆議者應忝一般唇舌先生之學門路最正見得最高而緣形容不襯使人生

疑作者之意雖不如此安能家道戶說也以此時晦汝益之意則総論以下極欲盡棄而改之鄙意則以爲文之歸重在於総論若盡改則文體不倫且極未安不如全用元文而略添數語以證前賢之論略改數字以破後人之疑而已故羣議終循鄙意如是勘定只恨尊丈不在此不得面承淸誨而又無僮使不得馳書往復也然前已奉書通告羣匠不可虛費糧料事出於不得已也鰲相爲文務氣元欠商量看書又不細繹以此用古語多錯如慈良於喪者皆是而然苟非有害於先生有補於先生者則不刪不添自家文疵不必盡改也鄙意

則如是幸賜指教行狀中所諭諸款當依命容竢禀定耳玉汝移在高陽頃以碑文事蹔來鄙寓一宿即返豈有留滯京洛之理當諭示意

別紙

聞退溪李先生隱居　先生往見退溪先生講論許多義理退溪多從公說非只問主一應事之要也其下又曰自是知行並進云若然則有若一見退溪之後學始成就者然亦非實著故如是改之且入退溪先生書中之語以明之

出家入金剛山　先生在山寺一年而還未嘗削髮生

等亦嘗聞之金同知玄成公親見其髮於下山之時其曰出家者似失實故此二字去之

公少讀書至張公藝　只稱敦睦而不及孝悌實行似未備故添入事庶母事仲兄等實迹

四書集註　集註者大註也豈錯亂乎改以小註

朝臣多以形迹　朝臣下添入前後輩三字

一時坡州有成牛溪　自此至為亂者衆矣此一款是大段論學處乃入於歷官叙事之中語似錯雜故抽入於下總論論學之頭使之承上接下而且牛溪先生一時名賢不必言某之子既曰隱居坡山而又曰坡州有

成某云云則有若坡州人語亦似疊大槩先生碑文不必並讚牛溪故此一句去之

體用一源不可歧分之語　體用二字似無據盖退溪牛溪兩先生謂之理氣互發者雖本於朱子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之說而實非互發之意也先生之論則以為理與氣旣非二物又非一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盖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無先後無離合不可謂互發今若謂之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為根柢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發則為道心氣發則為人心然則心有

二本也此為大錯矣此乃先生與牛溪往復累十書而
牛溪竟從先生之說者也今謂體用一原則有若但指
未發已發而言其曰一原亦非洽合故略為刪改
遂為顚門　所謂專門即如百家異說之各立門户先
生最得宗派謂之專門甚未妥故刪去
頂門上下針　有病痛然後方可下針且神指妙按之
下即云方尋真脉是為承接既下針後何可更為尋脉
故此五字刪去
擅權慢上　若只云擅權慢上而不言其擅慢者何事
則後人見之或疑其實有擅慢之事也故其間添入

聖教數十字以明其時言者誣捏之狀
緫論以下論學處羣議皆以為雜而不切後人若不解
見則恐轉成疑案以此從前論議不一到今臨刻又復
呶呶不已盖白沙公為文以氣為主下語務出新奇令
者論先賢學問而不用儒家文字推許則至矣而語或
不瑩其曰鑿龍門其曰上達而後下學其曰蹙閣之浮
于海等語其意盖以先生之學一蹴高明似無循序漸
進之功故人或疑其倒用工夫而此特英爽過人所見
卓然故然也此是白沙洞見先生之學自謂獨得妙處
故其下所謂世無𣗥巨人眇眇余一人之見决千載不

可考之輕重等語皆指此也主意如是而人皆不能解
見安能家道而户説甚可歎也然此是筆力奇傑處決
不可雜以拙手鄙意則終始如此故全用原文而略添
程子朱子語以證之
御風歷階　御風之語雖非穩當曰歷階則是循序漸
進故改以暗合道妙
致曲之利　致曲者從善端一偏發見處而致之之意
是初學工夫也精義制事是聖人形著動變之功語勢
似倒故改之
總論初頭先生立朝事業論議才識及與人講學立言

著說等事俱不可闕故略為添入

又

南還之後節序屢變雖因賢郎學士恭審起居而向來官冗汨沒無便奉一書傷離戀德結想為勞茲伏承手札之問披讀再三頓覺沉痾少蘇侍生自前月初三日將赴早朝忽眩暈昏仆初謂暑風所傷症出積傷日漸加劇委身床席今幾二箇月矣三告再劄僅解金吾至蒙遣醫賜藥之　恩尚令偃卧藥餌為命時事艱危無一策裨補　恩私又未能筋力奔走與聞朝堂末議仰屋悶嘆而已逆獄又起初甚驚慮旋聞　聖旨疏決不

適日只二人伏誅而宰臣至被誣引逮繫以此一邊論
議嘵嘵不止國家不幸爻象每每如此奈何號牌雖出
於不得已而民未息肩有此大政令應有騷屑然業已
頒布期限已迫　朝家命令豈容每每撓改如兒戲也
未知廟議堅定試行否也人情不固浮議甚盛百事不
可做只當束手付之觀音菩薩耶西報甚不吉韓賊子
姪入奴中誑誘弘立奴賊將欲東搶云今冬恐有一番
驚動守與避廟謨時無定計殊甚泄泄亦付之觀音耶
保合之示甚是今日大公之論而爻象不佳日復乖張
一人妄有陳白輒謂黨論互相詆訾人皆疑阻是由老

成去朝士論益孫將見羣枉入腹吾儕終無着手之地數年遭際亦已泰矣此實時運之盛衰亦任之而已夏間連有 召命筵中 下教非一令監其無西笑之意耶冬節向寒老人棲息恐不如山中以此憂念而區區之望不弛于中別紙所喻從前承誨多矣已盡佩服無容考史而更證朴家之疏曾在禮部攻破無餘 私廟之禮朝廷已定 大院成例祭文頭辭名稱難闕故不得不稱考鄙意前已備陳此實微細不須提論但頃者親祭時令宗伯與侍生相議建白於 筵中請遠書旁題而未有 發落政院更請則以當議處為 教以此

有後日之憂吾儕退散之後必有以此論起而攻之者矣 聖明洞覽今古必不為非禮之舉矣萬萬容一嗣佈便回草草不備惟願為道自愛

寄申敬叔

新春履端想客居佳順記鷺江之別年律已四換矣會合何時但有瞻望冬初兄家慘痛思之至今酸鼻未久而吾家亦遭此患長姊捐背兩舅繼逝衰年骨肉相依為命飄轉之中疊遭至痛忽忽無生意造物小兒侵我華一何偏耶三喪未葬百須紛然關念奔走哭泣仍遇寒疾閉戶苦吟今月餘矣病懷牢落殊不可堪眼中親

舊凋落殆盡洛下雖有數三存者各皆蟄伏深落不得
相見無異於兄浩歎奈何居閑以來唯以看書自遣自
經喪患淚眼眯昏不能見字惟有杜門面壁或清坐負
暄耳大年奄忽已為知舊之長慟而胤子纔經繼殁人
間乃有此耶東陽公時時來訪苦憶時聊以披慰典刑
耳告行草草附候春寒未解惟冀保重不宣

又

還自燕山已經年矣杜門病卧斷絕人事唯是憶親朋
一念纏繞未能擺脫逝者已矣生者亦杳然無會面期
殘年垂死之人餘日幾何結想為勞每如是也思之直

欲奮飛而不得也春寒想惟客居靜便生一病沉綿不離床席大論方張不得隨將持斧者林立請誅之疏今已三入受惱若此頭臚可知聞擬律太嚴末減爲竄云南北遠近固已任之唯願速死不見此景色耳此時最羡者秋浦其次兄輩也 沙相改配 聖恩如天但聞病勢頗重七十老人何望生全不得相訣言之哽塞卽聞賢胤之去忙寄一字從今此身未知朝暮何方只冀珍重伏枕草草不宣

答申敬叔

見賢郎且覩手滋宛然隔年儀臺評久已分知尚誰咎

又何驚僑居待命已半月未知歸定處藥餌起居俱未穩便此爲苦耳賢郎亦犯此律云形迹似在可恕而亦尤可怕兄在謫中復有分離之患思之慼然吾家父子亦有此憂亦任之而已風波滔天非閉門塞竇所可免奈如之何沙相得好過楚原書想今已抵配所此翁稍伸所懷抗聲首路猶勝吾儕拘噤病蟄騈首受罪也呵呵不宣

答鄭時晦

李上舍來傳台札具悉侍奉吉慶慰喜生西還後一病支離頃於大禮時作出趨班添傷憊臥眩症極重常如

在霧中兩耳專聾對人語望口而癡笑衰相種種可憐聞兄健爽如舊云靜養之效有如是也紫雲書院已於今月十五日奉安洛下士夫無氣力多事故往參者只金冠玉輩五六人而海西士子甚多來參亦盛事也碑石印出竪立之費又得橫財可笑然非迫之强出彼亦以誠求助奈何

寄鄭時晦

日雨中之枉獲成終夕良晤此亦窮途難得之勝緣也即者湖上起居佳穩弟長豚病暑頗重絶粒今十餘日憂撓度日耳栗谷先生碑文凈寫一通其中事蹟毋仲

兄一款乃孝悌至行不可泯沒云故應入處添入且總論中頭論學處更添數語比前似加該備故其下則去其添語以存全文今則似爲無欠矣元文一一付籤考覽還則一邊始刻一邊送於沙溪玄翁景擇可晦諸友爲計昨見張好古賊氛甚熾秋冬必來無疑云今方刼盟未知廟筭何以辨此兄爲守禦之任不能無憂也統希盛亮

寄吳汝益

無雨悶有雨苦以此度日何時順適想惟靜居安勝生身雖粗遣而長兒病勢危劇憂撓不堪耳碑文前日所

議處近者時晦連日來討一一添刪而鄙意則元文不欲刪去只於遺缺處略添數語耳叅考覽送如何欲趁速刻竪蓋以時甚可憂秋後恐有警急又復停撤故也何由相對向來舟中之會樂哉何可再也盛暑自愛

與時晦汝益別紙

體用一源不可岐分之語初嘗泛看今更消詳則理與氣非一物又非二物謂之不可岐分是矣謂之體用錯矣其曰一源者亦非脗合語今當依先生本集語改之曰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無先後無離合不可岐分云則似爲明白未知如何

自明誠乃進學之常序其與論不歷階級者太不襯貼然欲改則必須盡去其一款下手處太多似為未安且觀其引用之意只取天開日明自然無蔽之義而借用之此文不勝意之患也仍存亦無大妨

活敬之活字心經亦有死敬活敬之語引喻雖不類用之無妨

致曲之利精義制事是形著之功致曲是推致善端發見之偏語勢似倒今當改之曰適用之利則先生明體適用之學可以發見矣精義制事語雖太重只取制事之意似無妨

論學之頭元文涉覽經傳以下十四字及添入深探獨契以下三十餘字語似支煩故刪去矣

窮神知化四字似過故以窮天貫古改之此語出柳文天存道亨之天字似無意味天何嘗不存而道有時亨否或改以人存道亨或改以天存道存未知何者為得或云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亦其意泛然看過則無妨此於先生無損益不過述者之小欠詳察不必改也云鄙意亦以為然

銘于牲繫韓碑作詩牲繫云者乃家廟牲繫之謂也此則神道碑似為未襯然不過不察而古人於墓表與碣

則或用之不改如何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書牘下

寄黃思叔

入夏來台履起居何似苦未遇便闕焉不相問日月多矣悠悠此心何日忘之賢郎亦以喪患間者濶焉昨始見訪相與傾吐半日宛接清範稍抒我勞結海曲荒凉年又失收念兄食指頗多何以契濶然此卽身外事想應理遣似聞近來善飯如舊閑况甚迪安貧樂道隨遇而安是固兄素守地甚窮僻世事應不入耳偃臥斗室怡神黃卷足以自樂何恨何恨僕掛名朝籍遲佪祠祿

強顔簪笏隨人笑語年前累十疏竟歸餙讓淺誠未能
上徹非分華銜尚未盡解項又上劄陳乞連在告中尤
以強瀆爲懼耳腐殘之軀餘戹未盡項日流言幾碎人
齒齶間雖當勿辨不亦苦乎真所謂禍患之來非閉門
塞竇所可免者也官班太崇 聖恩最厚旣難丐身無
策乞外牢坐一隅任他齮齕唯思閉戶看書作一老蠹
魚暇則從里中父老講濁酒妙理以送餘年耳不幸自
春初得胃症轉成沉痼日進數匙飯終夜不下咽以此
消瘦太甚藥餌無效書自不能看而酒亦從此斷矣古
人云三日不飲酒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毛孔盡窒

每念此語忽忽無生之樂前月哭送咸重任於江上歸宿湖亭夢與兄握手相吊想是千里神交疇昔同歡俯仰千古又失此老我懷當復如何栗谷先生行狀頃爲諸生所迫略已搆完送在沙相家碑石今方經紀切擬今夏中成就此事也狀草後當投上就正恨未得面承淸誨耳涼巾一頂臘劑一封莞入幸甚海瘴向暑萬萬自愛

答申子方

向聞孝侍來駐湖上忙作一書去兒還審外除神相區區慰慕卽又承問札感倒千萬閒開月欲歸湖西豈以

騷屑故耶以常情言之則老賊竊發似不在今年之内而洛下荷擔無復有朝夕計無乃有意外之禍伏於不覩不聞之中耶令人悚然僕七尺身去住不得自由垂朽之骨尚掛白簡中只任之而已李相事希元丈再書及之項因歸便已答之矣李相雖懲己卯之禍稍詆學問中人金鎧輩承望風旨有此相攻之事李相則定策大節自是 先朝名相何必爲此微細不著事驅逐於一邊以益吾儕之敵乎遺劄事雖是大錯別無指斥語栗谷先生之論辨果爲洞快然於先生實非大段事業故行狀中初則入之後以鄙意抹去未知如何蒙有示

訪之意亦爾則可遂死生之別傾企傾企鰲翁明日入
地矣了盡人間事業乘化歸盡真是好境界但未得臨
穴一慟獨坐垂涕而已兩兒昨者皆往會葬辱寄札未
能仰答爾便忙草草

又

窮途家厄未殄長姊捐背摧痛之餘又哭二舅悲苦度
日仍遇寒疾涔涔床席又月餘矣蒙兄遠賜慰問感荷
但聞令駕已向湖外曾知留滯楊村亦久矣望兄一來
相訪庶幾叙此紆軫頃見朴生始審令以出入蹤迹爲
不便繼見令辭職之疏出晝之意決矣爲之悵然得罪

者遑遑郊外固矣如兄又復狼狽世路崎嶇一何至此只付一慨而已朋遊曠絶會合杳然只是停雲一念是以傷生奈如之何此去應見說之此友之病今復如何頃寄一書去未知傳見否也春寒自愛

與申子方兼示尹可聘

紫雲書院頃日始得奉安斯文之幸也京城士夫多事故無氣力朝官只金冠玉等三人士子只數人而海西儒生數十人坡州邑儒通共四十餘人尹都事趙佐郎白髮老人齎糧遠來云誠可嘉尚而先生之遺澤愈久不泯亦可見也聽松先生書院今將出文士子則以聽

松牛溪兩先生爲頭辭而已出文收合矣諸生欲使余等出同朝回文而頭辭則欲只擧聽松盖以聽松書院平時栗谷先生出文營建已奉安者也昨見鄭時晦書曰聽松古人人無異辭牛溪則排之者有人今若只擧聽松而有藏頭則必有後評不若以重建聽松書院白祭賛成牛溪同配之意措辭於回文之頭爲當此實鄙生之意未知兄意如何吾輩幸不死雖萬被摧折一脉斯文猶足扶持不必使兇徒與聞而任其壞了也且曾聞節孝成先生高風至行逈出前脩聽松附集中金慕齋誌文盡之矣今建聽松祠院於墓下而不並配節孝

則誠爲欠典況此書院俱是鄉先生則尤不可獨捨節孝也昔淸江李公於聽松書院營建之始抵牛溪書曰尊先府德業行義學問與尊叔父先生眞可魯衛今當起院之日並奉兩先生則河南兩賢復有光於東國望與栗谷學士相議于景慕之徒云此卽先哲之定論也今宜以聽松先生爲主壁節孝白叅贊牛溪先生爲東西配則甚盛事也回文頭辭亦並擧此而措辭有司只以相知者爲之搢紳之雖不誠慕不至甚悖者並書而使助無妨未知如何諸不具

寄朴子龍

在燕山聞已作海濱之纍念雖生還無由把臂相慰令人悒悒及聞秋浦之訃無復有人世念晨星落落縱云勞結然尚有後期也但當隨遇自安而已生殘薄之資百病所集還途又得泄瀉反胃之症過江時幾至不救今僅生還委頓床蓐可怜數日來連見令家諸玉如對左右爲之慰懷宗相輩好過小瘦亦堪一慰便忙立草不盡意只希自玉

又

曩柳兵使胤子來傳台札繼又承覆書具悉近況慰豁柳將軍好男子惜其早亡今於墓道之托不忍終辭但

齒舌之餘斷棄筆硯比謂居閑頗困責逋風障未袪時
復應之而荒落甚矣恐不能揄揚不朽事業也近來宿
病稍除猶堪杖策登皐澄江如練且有佳致只以稍親
盃勺之後城中知舊載酒來尋里社墻頭之過殆無虛
日病餘添憊匙筯頓衰可笑西邊之報朝野大駭未知
果竟誰能辦此如生纍人中夜自不能寐想兒同此懷
也豚兒晋去坐想蘭玉盈前一堂之樂融融烹伏雌炊
新麥煑黃魚傾白酒此皆今日鄉中佳興恨不得着此
翁於其間也然此兒羸虛比甚幸戒過飲臨送忩忩不
宣

又

在驛西聞錦陽之去曉起忙寫三絕付豚兒傳上矣追至江上不及而來云瞻望悵然即惟臘寒台履珍勝生萬里歸來逢嗔如屋發因他事今始知訛而呶呶不止此身已付唇舌只應任之而已向來郊扉席藁元是本分無端起廢之恩做此多少狼狽文字誤身乃至於此奈何奈何楊升庵集一帙送上一覽破寂如何無由一握轉深勞結

又

夏秋以後絕未奉一書以候非但身忙罕遇歸便亦緣

臨紙不忍爲書只南望一涕而已又有汾兒之憐遠想台兄何以爲懷即今寒沍台攝如何吾儕俱已衰老疾病之侵固難免矣兄在悲憂困苦之中而猶須靜養之功得以理遣安穩此稍可慰生供盡許多苦務辦得許多變禮精思內爍筋力外盡入寒以後無日不痛而不能勇退南宮苦緣又復纏繞此身其將休矣自憐奈何宗兒昏期漸近想兄遠念何堪鬱鬱惟祝寬抑愼寒

又

天末相思今年又將盡矣衰病駸駸節序相催何時得把一杯說此千萬苦懷前上一札想已入覽否宗相好

過醮禮新婦英慧特甚頗足慰人但恨不得與兄同此
喜也錦陽令公失兒之後忍淚作行未知安穩否聞得
新人甚宜裀鼎云可謂苦海中一勝因也又見傷今思
古之喻爲之一涕朝家多事絶無暇日老倦卯酉全無
宦况病不離身呻痛送日可憐煎藥一鉢送上餘何盡
懷

又

向承台手札卒卒爲事奪且未遇歸便未及修復以至
于今可歎老人歇後作相稚兒忙悪疊甞衰謝已極盛
滿尤懼眼中知舊零落殆盡敬叔又亡忽忽無人世念

悠悠相憶何日得見移居之後生理益苦云又值凶歉何以堪遣仲郎豐城劒氣一徹雲霄觀其所作真是經世之文不但獨鳴塲屋而已只以逝者不及見存者不同慶爲長恨耳孫兒須杜門讀書益勉韜晦想兄亦應以此爲戒也無緣致身筵側悵望悵望

又

一相久不來念台候未復常憂戀之懷與日俱積卽今調攝如何下血或因傷風衰人患此往往而劇似非難治之疾但瘴濵風土不佳將理不便以此爲慮生老病日深無復悰緒逐日備局只是伴食自咄自咄前見

寄詩三復珍玩深荷遠意苦無把筆之暇未及攀和可
嘆謹候不宣

又

旱炎漸苦不審近日調候若何悠悠相憶今歲又將半
矣眼中親舊零落殆盡存者落落相望烏能不悲生粗
保衰喘時事日復艱虞備局之坐晨起馳車雖無所爲
筋力則盡矣點檢餘生歡緒都絶奈何頃見寄懷詩把
玩不釋手足認閑養之力非但老倦吟咏近爲宿債所
催無暇及此當竢後便家豚偷閑追去想得一塲陪穩
恨不得著老身於其間也忙草不備

答朴說之

數日前有白衣人傳兄一札欲付答書則柴門外已無人矣且怍且悵即又承問傾瀉殊甚生區區粗遣而踈屋四壁皆空江上早寒凉氣逼於病骨起處頗不寧衰倦日甚閉户看書亦無味惟與兒孫嘲戲送日自是老人常態可笑騷屑日復如此未知畢竟飄落何處與親舊相憶也鰲翁入地只隔此宵人生何限好好入去不見此後景象真是人豪也但不得臨穴一慟欲於東岡返神後匹馬徃哭而來未知能遂否也無乃復添一唇舌耶兒輩昨日已徃會葬矣還當傳示意挽詩祭文便

忙不得書上容 俟從便耳不備

答李子敏

負譴之後三見問遺再辱淸詩知荷故人盛意且服高義不怕火色乃爾也待命今逾月矣遠家出站客廚凉薄鄕奴立待養飼艱窘此間之苦倍於遠謫 聖候久愆老臣區區憂悶如何如何繹誦詩意令人慨然昔子瞻謫守杭州文與可寄詩曰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吾儕今日當以此相勉而死生之別不能擺脫此情敢步來韻對使奉寄不宣

答趙怡叔

在燕山得家督書先報秋浦亡次言足下謫矣死別生
離中膓如割死者已矣以足下杜門屛迹至有此患驚
梑莫能省識咄咄書空而已還到杏山遇賀節行得見
手札開緘雪涕不能竟讀因聞獾患事端近來事本如
此此則左不忍言然羣情盡惜天鑑孔昭驚定便用自
慰衰骨觸冒嚴寒苦熱在北京遘厲疾幾殊還途又得
泄痢僅僅扶曳得返故國而元氣薾然起動須人還家
定爲廢疾人眼中知舊落落晨星踽踽孤蹤誰與晤語
思之不禁淚滋只願隨遇寬遣勿作慼慼懷又勿過飲
傷和不泯者天理豈忍使至貎久於圜中也只恃吾

君聖明耳悤悤不宣

答李綏之 綏祿

日尹德耀來訪聞君節飮健飯閉户調養深喜君曉計之得今承書審有從慶奉慮吾甲子老矣須倍加將攝可保晩景僕衰在老先病與命會年來大憊之後氣力消盡日退一步近因親舊來勸雖稍親盃勺而一日飮輒三日痛在世無一佳況可憐煢相分死久矣固應瞑目泉下但天生此人終使爲絶域之鬼爲之柰何前月三見寄書書多苦語不似向來氣象至有日望踰嶺歸死松楸等語頗以爲憂復書寬譬而書未達而計至矣

豈已前知耶尤痛尤痛對兩虛齋忽忽不樂臨書神迋

不宣謹復

寄金而中 櫶

今朝風雪又如此何以登程聞病嫂未隨行七十老人誰能將護同作逐臣行遣在朝暮而令家情事最悲苦想令行色令人哽咽不暇自憂也寓在咫尺不得握手奉一盃又不敢以一首詩爲別罪人蹤跡可憐奈何俱是衰病人此別便是千古後會何可期 恩譴之後甘罪任天未嘗作慼慼懷今日奉此書字字沾洒只願長途珍護寬遣戒飲臨紙惘然不具

與鄭景任 經世

春雪陰寒伏惟旅次安勝久踈晤對瞻悵常切僕平生苦緣相隨若魔垂死之日又縻此務不唯病根深痼決難供劇癸亥議禮之時禮官則生儒臣則兄其時以降服不杖支子主祀等事講定 啓下而到今有此異議以此尤難出當此任而 喪主事既從庭議嚴旨又下不得已扶曳出謝丐杖朞一節有違前議一人綿力勢難更爲提論此則當任 聖上之失禮耶此外前頭節日亦多矛盾石物等事則幸蒙 准從而 返魂處所久未得請日迫之後恐修葺未及有司之悶也發引時

各祭國喪及私喪別錄以送打點者當行不點者當去未知兄意如何其中虞祭家禮勿分大夫士只三虞而禮記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家禮只論士喪禮故止三虞耶此從禮記而行五虞則未知如何並量示病且無暇未得面講可歎不宣

寄峒隱李丈 義徝

春寒未解感伏惟道體神相頃聞愆度多日屛居斷事不得頻候起居悵慕如何侍生一病沉痼未參庭會厚負罪謗惟願速死耳卧想初度似在近日年年往陪杖屨把盃承款而今病杜門致身無路自此未知朝暮何

之遂成長訣爲之悵然薄味幸冀一嘗伏枕草草

答柳老泉 澗

城西伏枕中一盃分手迫是夢境别後未審沿途上任諸况尋常耿耿卽奉手扎慰瀉倍品第逞回歧路已半年矣移寓西湖斗屋蕭然不蔽風雨雖有屡空之憂一丘偷息都是 聖恩讀書灌園亦足忘饑但白簡乍出乍停尚無結局未知畢竟飄落何方也奴賊大搶 天將戰沒方有徵兵合勦之舉廟謨莫定群情洶洶師久未發憂虞萬端聞備局諸公袖手遑遑恐得罪於 父毋之邦而終結釁於強賊也雖在罪廢中夜不能寐以

此言之向來燕館同苦今日瘴海謫宦皆是極樂世界人間事任之而已海味種種病寂中忽得之適有隣翁墻頭濁醪之過拜嘉共醉以詑鄉里千里之情恍如對晤左右也暑令方嚴惟冀神相不備

答洪樂夫 命元

日輝世諸君來訪竟夕津津左右朝來忽奉遠札嚮懷可知老生一病分知有此自作之罪尚誰怨尤已將七尺身付之白簡南北遠近只竢朝夕之命斗屋蕭然雖有屢空之憂几案湖山足以樂饑倘蒙 恩假得久於此則甘與湖邊草木同老何可得也惠扇今夏初見此

物入手開襟如對瓊樹珍感萬萬向暑自愛

答金瑞山 大德

郊居僻遠乃蒙枉駕臨訪傾吐半日此感常在心曲即日還錫動定佳健生粗遣舊㨾白簡乍出旋停未知何時結局只當偷息一丘以送殘日耳蒙示佳篇詩文儘富麗而詩尤有風致少加鑪錘當作名家敬服敬服宣城郡齋應有桂笏新作因便見寄慰此窮寂否老奴受郡役抛棄農事數畒田一半荒矣殊非主家所喜業已受任望終護免致狼狽爲幸彷徨歧路生趣都盡兩毻米足沾十口凄凉之色深荷他日倘獲歸依浣花溪當

待嚴僕射小隊也奴還附謝不盡

答洪生 霱○後改翼漢

間者濶焉殊覺悄結多士自南來賢季氏忽叩門一見知爲公弟先友典刑宛然對之生愴乍别依悵君書適至讀未竟令人悲感諸公如此先友不亡先碣之屬久矣而年來困於行役近又齒吻内過活益覺文思荒落擱管都無意致知舊所托積在篋笥卧起愧怍今嘗更辱長牋之督當於月内完搆以俟後便西報日聳備局之務殆無暇日乞解連章未蒙允准時事日益虞危公私酬應日復紛冗只自笑眷惠精鑿與乾魚還之恐忤

領謝知感官髙家聘貧食指多禄不足以俯育蒙此卽令開釀當爲君一醉恨不能對把一觴耳一管十香奉附來使

與崔生大容 名有海

積阻淸眄戀想山積掩門淸坐忽得長牋不覺塵襟爽豁示栗谷先生請謚事固是儒林之大舉而山頹已久尚無易名之典豈非吾道之欠缺耶第行道有時料事有機相時而動可得其當顧念此時公議未張容易發言恐未能遂美事而彰盛德也且見公之所製理勝文暢眞有道者之言亡友不食之報天應啓佑爲之悲喜

餘容對吐不盡

又

病暑委臥忽得長牋起而讀之令人神爽恍如菩海中甘露灑也示意俱悉此固吾意而諸人之意太不然盖以羣疑固難家道戶說一邊之嘵嘵亦不可以理勝恐不如明白說破之爲得也元文雖不刪改只添先儒語以証則其說自明故欲得南軒之語而觀其本語也然此事吾則決不可獨爲下手時晦明明間當來此云來則共議爲之是計幸前期一來且共會勘如何困臥不具

又

泛海歸來已浹旬月尙稽披對病懷欝紆一日如年日昨兒輩之還備聞事奇今見手書之問慰荷倍常近抱痼疾鍼灸臥吟兼有不安之事移告乞免備局公事一切不見跪辭暫見頗似切實而不惟見阻又請推考未知其意呈告之人不敢可否而終夜耿耿 聖批未下然必不許矣宋戶部厚義似不可不答所謂無境外交者非指此也朝天錄其時散盡餘非面難悉拜復

又

忩忩作別春事已闌隔濶之懷與遠無異卽見手滋慰

濵無涯孫兒弱歲得占科名雖甚可嘉亦不以爲喜也
企齋碑文既蒙勤屬稍俟病間當勉搆拙但精神頓覺
衰落恐不能揄揚大先生事業也餘困卧草草只復

又

經春離索有懷悠悠卽承情問慰濵何可言生今年衰
病頓添一倍腰脇之痛固生平生痼疾今則專未運用
眩聾之症日益月深非但老人常態而已自歎奈何蒙
惠新釀大壺藥脯別造午渴快倒太常風味令人興發
感感不盡企齋行狀常置案上當俟少蘇先圖搆索但
恨筆退思涸不足以揄揚大事業也崔海州之從孫聞

名而不得見鬪來淚滋見削之事尤極可駭爲師訟寃何可加罰想年少氣鋭有此舉也若遇泮宮儒當言之但老病之言誰肯採聽餘忙草草只復

答玄聞遠 德升

徐上舍來得見寄札就認静況有相忻慰不淺杜門屛跡之中無人相問徐生佳士乍接語如見吾念中人仍與談兄起居動靜此情稍覺傾瀉奚但空谷跫音已也某今年四經大疾治日常少藥餌爲伴經秋衰薾頓甚舊喜看書今益懶廢分宜浮沉酒杯而一日飲輒三日痛遂至二事俱廢餘生更將何物消遣不平古人云三

日不飲酒形神不相親一日不讀書毛孔盡窒政爲我今日道可憐老丞之病固兄素患落齒之歎昌黎有詩俱是老態無足深訝聞兄健飲猶音耽詩不倦此皆吾所不能者爲之健羨但所患諸證無乃皆從健飲中來耶世事不入耳重聽何傷語訛默固好齒豁有味此亦今日所當羨呵呵前去后山集乃玉堂秘藏因便可擲還也此詩過於深慳主着則恐傷於澁開元大曆中自有樂地何必借人籬底作冷淡生活曾讀兄詩咀嚼覺有味而亦未免稍有此病故相愛之深托宅山之助花牋十幅奉備吟灑忩忩不宣

答李順初 得天

曩於憂服中見過忽忽作別思之如夢承知還况佳安峽裡官齋靜居入想令人傾慰生抱寒疾今半月滓滓床席年律將窮僑居牢落蒙君遠遺二味已荷盛意況臂送逸翮是欲使繼之也非故人至情何以及此拓窓對鞲爽然沉痾若去體便有走馬平原逐兎長林之志第身非吾有舉足如縶奈何今宵春動天意或應新矣倘蒙恩歸里早晩可遂此樂此物足以添我暮景一興非君向誰説此逕新萬福忽忽不宣

與柳秀才

曩吾扶疾道京師夜拜大府尊丈於隋城之内僑有迎我於庭而坐於大府之側者年最少詰姓字始知爲足下目真貌魁而秀耳其言刃發風生私竊喜以爲法家階庭果有此佳子弟然亦不以大異乎人也疾病㤼忙未暇接語而罷固已莊之胷中矣既歸數日奇君景聞來說足下不離口因傳刲股割指等事又數日大府丈與起之兄辱臨陋止拜慰之餘先問足下遂益聞所不聞噫此事古亦罕有於今忽有之歎慕欽服不覺稽首益恨其時不得傾暢幾乎失人也夫孝子職也誰非人子誰不知孝之當爲滔滔天下鮮能久矣世益末矣三

綱幾乎熄矣悖說惡行言之汙口聞子之風則不泯之天理庶幾復明而應或有惕然改行者矣子之資質旣如是樹立又如是推之爲節義發之爲事業今日修於家者乃他日行於廷者也今日孝於親者乃他日忠於君者也餘力學問亦可講理而明道吾見子長進而未已也若其文章特雜技之雄耳有其中者必有外矣區區之望固不但已柳生勉乎哉今子上有嚴親下有兄弟色養怡愉日講秉彝之天一室之內有以自樂柳生樂矣乎吾因子有所感矣僕少失慈親未報鞠育之恩夙嬰疾病長貽老父之憂家貧三十年奉養莫能盡情

一宦兵塵旅食京師半歲違離溫凊無托聞病始奔已無及矣生不得侍藥沒不見屬纊行負神明酷被罪戾日月如流霜露愴懷朞祥奄過几筵已撤攀慟一念益不堪忍惟願速死得追於地下以此心魄遁喪忽忽如狂觸物悲苦淚眼不開自今以往已無人世念矣乞兒賤傭猶有奉親之樂彼微烏鳥亦得反哺蒼天蒼天我獨何人言之至此五內如割聞子之行益有以起余之悲是以眷眷言之望勿以交淺爲嫌也漢都之東駱峯之下吾洞也吾家與君宅舊在其中吾尊丈少吾先君六歲爲少友吾又長君十餘歲爲老友是眞所謂世交

而起之兄辱與吾爲友而又吾常所敬愛之者而又名忝一榜爲兄弟則吾得交君叔姪之間不亦宜乎則不可謂之交淺也古人曰傾盖若舊願以此語爲先容也癃廢殘生百病所集屛伏深僻思與木石爲徒不出門今五年矣雖欲一見致身無路耿耿一念常在於君今者遽聞大府丈罷官而歸亂世分離相見難期重艰宿計未遂有此垂隔聊因歸使敢攄鄙懷以爲後日顔面忽忽不宣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記上

重修豐沛館記

關北本高句麗舊疆北自豆滿江南至鐵嶺延袤千有餘里其地多名山峻嶺又濵以大海其雄渾淸淑之氣蜿蜒鍾聚而爲一大鎭者曰咸州歧陽舊宅豐上 諸陵皆在於是實我億萬年宏業之基自 祖宗朝設爲方伯留營之府以其境接山戎地遠京師控御失宜不幸往往有事故必選重臣爲之伯兼尹于玆以鎭之府之客舍曰豐沛館穹隆軒豁控壓山野實天府之壯關

而州之雄富亦以稱焉壬辰之亂最被賊燹亭臺館宇莽爲灰燼人民之殘破城邑之蕭條殆有不忍見者歲辛丑方伯缺　上議于朝曰北關新去亂屢告歉比者胡酋輕我數爲邊吏患宜擧文武有威風者以付之咸曰韓某歷敭華顯爲朝野望嘗以節鎭嶺南湖南湖嶺之人至今思之北門鎖鑰非此人不可遂自京兆尹往踐其任公至則慟心疲精仁摩義喣貪吏望風宿獘迎刃暴慠歸心倔強飮化氓征日寬軍給以饒不期年而政成人和一日公聚文武賓士曰此府乃興王舊地館名豐沛足以想見前人之意而今焉荒廢了無接應冠

盖之地破瓦頹礎滿目悲凉使百年王氣索然無依豈非任司牧之責歟適今征繕之餘猶有羸錢盍捐此以圖重建衆皆抃呼不逾時而工告訖癸卯秋余以修改和陵奉使來此事竣將還公燕于斯館賓僚咸與在座試坐而周覽 六陵松栢佳氣葱葱 聖祖耕漁之所率可歷指而瞻慕斯固千載之奇跡而若其平川曠野遠岫長橋亦足以供一時之勝觀吁其壯矣酒半公屬余曰館成於十年兵火之餘斯固幸矣館成而子又適至寧可無一言於茲乎余既不獲辭遂執爵而祝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十二年矣夫十二子終則必復其將復

平平必自斯州始盖王跡之所肇基也今公有志中興首建斯宇使豐沛山河再新觀瞻然則玆舘之成非特爲一州之幸抑亦太平之基業也遂卒爵而爲公賀公清州人姓韓名孝純字勉叔萬曆三十一年八月日

鎮南樓記

畿邑三十七最大者曰水州最大故選用重人而隷三都護二郡七縣爲漢南巨鎮州居平原曠野之中無山谿險阨之阻治東十里有山巍然斗起於道傍者俗謂之禿城山山無樹木望之童童然山之得名以此而人視之泛常不以爲奇壬辰日本大勢兵蹂躪國中堅城

巨寇相繼陷衂都元帥權慄提殘兵轉鬪入據于茲以
抗京師之賊賊放兵屢刼終不敢逼於是人知茲城之
得形便而爲國要衝也翌年賊退屯朝廷亟議繕築山
城以圖拒守　上首以禿城爲問西崖柳相國西坰柳
觀察實贊成之遂　命防禦使邊侯巡審茲城且賜綿
布累百匹聽其便宜侯募射軍民得丁壯五百以　上
命須賞仍爲陣卒上其事極言茲城可守　上以爲然
遂命有司經紀之雖不能大有張設而城之創蓋始此
丁酉之亂賊薄于境而府民入保恃而無恐厥後守者
或非其人軍心與城械日弛而圮故相國海原尹公臨

亡遺表請修禿城廢府使遣師臣爲防禦使以撫之如
寧邊鏡城之制下其議于廷咸以爲宜遂除本州陸軍
之上衛都城者田稅之運入京倉者咸屬於兹爲兵與
粮命選文武有威風練事務者爲之守邊侯遂再膺是
命侯至則築其城使高鑿其溝使深浚井使民不渴耕
田使民不飢廣設弓弩石車砲火器械暇則日與其軍
練習攻戰守禦之備馳射擊刺之技恒如對敵舉可爲
用逾年城中居民亦過二百戶寺刹廨宇並百餘區事
聞命遣近臣犒勞其軍試閱其技 上嘉之賞士卒有
差特賜侯太僕馬溫諭以奬之於是軍心胥悅衆志大

圍壁壘整整旗幟一新屹然為畿輔雄關吁其勤矣侯就城南隅跨懸崖臨絕壑創起譙樓以為賓旅翔集之所頗軒豁可愛名之曰鎮南樓請余為記遂書茲城之顛末以畀之云時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季秋

閱雲亭記

迤西之驛大同為大以其居地之衝而所隸者皆沿路之驛　詔使之所經過貢獻之所轉輸往來冠蓋旁午驛屬迎送之勞日不暇給過於簡則人病其慢任其煩則民不勝疲且以牙旋之下吏士驕豪荒遠之陬人卒愚頑𢢫訴應接之煩殆與大府相埒以故八路之中茲

亡遺表請修禿城廢府使遣帥臣爲防禦使以撫之如
寧邊鏡城之制下其議于廷咸以爲宜遂除本州陸軍
之上衛都城者田稅之運入京倉者咸屬於茲爲兵與
粮命選文武有威風練事務者爲之守邊侯遂再膺是
命侯至則築其城使高鑿其溝使深浚井使民不渴耕
田使民不飢廣設弓弩石車砲火器械暇則日與其軍
練習攻戰守禦之備馳射擊刺之技恒如對敵擧可爲
用適年城中居民亦過二百戶寺刹廨宇並百餘區事
聞命遣近臣犒勞其軍試閱其技　上嘉之賞士卒有
差特賜侯太僕馬溫諭以奬之於是軍心胥悅衆志大

固壁壘整整旗幟一新屹然爲畿輔雄關吁其勤矣侯就城南隅跨懸崖臨絕壑創起譙樓以爲賓旅翔集之所頗軒豁可愛名之曰鎮南樓請余爲記遂書茲城之顛末以畀之云時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季秋

閱雲亭記

迤西之驛大同爲大以其居地之喉而所隸者皆沿路之驛　詔使之所經過貢獻之所轉輸往來冠蓋旁午驛屬迎送之勞日不暇給過於簡則人病其慢任其煩則民不勝疲且以牙旋之下吏士驕豪荒遠之廝人卒愚頑媟訴應接之煩殆與大府相埒以故八路之中茲

爲最難而選以之重焉自古必擇文士之歷華要堪彈
壓者以畀之然士之歷華要者文雅則或疎於吏事簡
亢則或恥於冗瑣杯觴花月拄笏待滿選擇之意豈端
使然哉郵亭舊在公館之側兵燹之後無復存者余十
餘年間奉使往來殆無虛歲視郵舍則猶夫墟也問驛
丞則寓在村家余常慨然曰材力之尚詘耶抑文雅簡
亢之有以致歟歲癸卯趙君伯益以薇垣亞長斥干朝
官再轉而爲丞玆驛玆驛雖重選伯益之左降亦甚矣
人咸謂伯益恥於卑不屑於務余獨謂必不然其明年
余又銜 命朝天涉其境馬騰於衢於是知伯益之政

及於馬矣迎候之卒不簡不煩於是知伯益之材及於人矣旣而視其館宇則昔日荒墟巍然傑構又知伯益之能勤於職事而不憚於冗瑣也伯益邀余宴于其館之閱雲亭亭盖舊名伯益新之不華不朴無侈前人凉軒燠室可容賓旅曲檻長廊可以翺翔噫亭之興廢是固有時而亦必待人而興也如是夫若其江山眺望之快則箕都千古之勝固不待吾筆鋪張也余旣賀伯益之勤於職事而重喜吾言之不誣遂書此俾揭于壁以戒後來之君子云

清州客舍重修記

湖右四鎭淸其一也以其居大道之喉所隷郡縣多於他鎭而民物之繁夥又甲於一道麗祖所稱土地沃饒人多豪傑者有由然矣壬辰之亂州之一帶諸郡被兵最酷樓臺館宇莽爲灰燼人民之死亡城邑之夷殘殆有不忍見者朝廷軫念保障必選用名人以畀其治韓侯百謙之膺 簡命而來也慨然以蘇枯起廢爲心刻意奉公仁摩義喣未期年而流移者奠安愁痛者笑歌適租爭糴匿役競趍粟堆於廩人和於野侯乃與吏士謀曰州大鎭也輪蹄之所輻輳賓旅之所翔集豈可苟度於墻壁之間也食焉怠事非我志也乃鳩材乃陶瓦

悉捐公帑不斂於民遂遵舊制大建中堂東西有翼燠
室凉軒左右有廊廣廡夷庭厨房廄宇武庫倉窖無不
一新又改築城子增設門樓戎械軍需亦皆整備數年
以來人之自東南至者必先言是州之興與侯之績朝
廷之褒異侯者又非一二余雖不見是州固已知其詳
矣及侯之秩滿將歸也走書于京徵余文以記侯之第
柳川公勸之又勤余既不獲辭則乃慨然嘆曰國家之
去難今十年矣京都及外士夫民庶之稍裕於財者咸
能高起第宅不減平時而至於官廨則其能重建者十
未二三豈其財力獨不逮耶誠以力公事不如私事視

官舍如視傳舍或杯觴花月袖手待滿或務靜要譽切
忌勞擾其能有意於保障者誰歟其能有意於興建者
誰歟今侯以經術致身恂恂然如不勝衣如不能言何
嘗以吏能自勉亦何嘗以幹辦期之哉然其爲政乃能
若是未嘗猛也而民不敢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敢欺一
室圖書終日端坐若無意於官事而衆務自舉百廢俱
興用能辦此大事於期月之間而民自得於安居耕鑿
之中苟非出人之才動人之誠何能及此吁其可尚也
春秋於興作必書所以示褒貶而勸後人也故直書其
事非爲侯溢美也若其登望之勝則倘能一至其處當

與後人賦之

愛閑亭記

槐灘上流地僻而佳有翠壁澄潭長松脩竹之勝吾老友朴益卿築室而居之名其亭曰愛閑求記於薦紳間五峯李相公首爲文若詩易其名曰閑閑其意蓋以吾自閑之曰愛則猶外也益卿袖以示余若有不解者然曰亭名何居願聞子之說余就而繹之夫所謂閑者無事而自適之謂人必自閑而後人閑之役志於閑非真閑也物之閑者莫鷗若也飛鳴飲啄自適其性非有意於閑而見者閑之夫豈自知其閑哉此五峯之言所以

發也雖然閑公物也惟愛者能有之苟不愛焉則雖處
烟霞水石之間其心猶役役也彼狗苟蠅營昏夜乞哀
乾沒勢利卯酉束縛者固不知閑之爲何事奚暇於愛
乎蓋卿世家京洛初非無意於仕宦者今乃謝紛華而
樂寬閑一室蕭然不知老之將至朝於旭而閑夕於月
而閑花於春而閑雪於冬而閑琴焉而愛其趣釣焉而
愛其適行吟詩卧看書登高望遠臨水觀魚隨所遇而
皆閑則名之以愛不亦宜乎愛之不已終至於不自知
其閑則閑閑之意亦在其中矣斯固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蓋卿何擇焉乃若湖山之勝余未嘗寄目竊就君所

命八景者而爲之咏

月先亭記

人謂石陽仲爕三絶蓋仲爕詩學杜筆得晉人法畫尤名天下故云夫夫雅有高致嘗築室於公山顏其亭曰月先屬余爲記曰吾廬遠不足以辱吾子吾且言吾亭之勝子爲我文之其言曰錦江南流鷄岳西支迤爲一大村曰萬舍陰亭在村之高處臨野之逈得百里山遠近環之若脩眉若飛鳳若列屛障几案者曰彌勒山德裕山朱華山天登山龍溪山漢芚山金山也水横流遶村走入花津者曰曲火川也隆而爲丘窪而爲池呀然

而壑蔚然而園坦然而臺庭無雜樹奇花只二松千竹儼立如環衛又有十樹大梅近軒軒名十梅以別之風動月浮香與影滿室此皆吾廬之勝也每良辰勝日負杖登皐童子後先臨流觀魚魚小大可數呼鷹逐獸耳後生風濯足於溪石可坐沙可步瞑色自遠村烟夕起人語砧聲斷續於霏靄之間余倦而歸山光滿簟夜深靜臥松聲竹籟泠泠入耳者此吾亭勝之所獨享也鶴報客至呼兒點茶有酒酒釃有飯飯香果取園木笋折於林蕈採松根蔬摘春畦客留則棲於軒客去則送於溪此則吾亭勝之與人共者也吾亭不旣勝乎余應之

曰亭若是其勝而必以月先名者何取焉噫余知之矣
夫月一無價物也而山必得月而高水必得月而淸野
必得月而迥月先於亭則地之高可想地既高而又先
得月則亭之勝幾以加矣漁與獵子固樂之然必氣動
而與隨興盡而神疲夫豈若月之不邀自至無心可猜
者乎梅與竹子固愛矣然必榮悴有時不能長存則夫
豈若月之窮天地貫寒暑而卒莫消長也哉亭之名得
矣想其山日初沉暮景蒼然子未開戶月先在軒白髮
綸巾弄影婆娑山河寂寥天地晃朗斯時也月沙老仙
馭風而至把一盃相屬笑傲於其間則子復以爲如何嗟

余病矣只空言耳遂書此以寄之

龍仁圃隱先生書院記

先生書院在松都者以故宅也在烏川者以貫鄉也在臨皐者以舊居也獨於墓下闕焉丙子年間多士議建書院於竹田配享靜菴先生以其地在兩先生墓道之中也我先君及故士人李贇實主張焉不幸被壬辰兵燹爲墟士林嗟惜駒城一境最刳於兵十餘年來人烟未集靜庵先生墓下無子孫奴僕樵牧不禁諸儒愍香火斷絕議搆祠宇於塋側歲乙巳余忝按圻節展拜先生墓與縣監鄭從善進士李時尹鄭忠傳等謀曰竹田

書院重建合享是實先志而今無力矣靜庵先生墓下
旣先建祠宇而此猶未遑非但斯文之歉實我子孫之
羞也遂以營中俸錢爲根業求助於子孫中爲守宰者
乃鳩材乃雇工拮据五箇月祠宇成越三年訖功凡祠
宇三間東西齋各二間門樓三間上爲講堂下爲門廚
房庫舍亦略具焉戊申十月奉安神位其年冬李時尹
等上疏請額我　聖上特賜御製名曰忠烈書院亦異
數也仰瞻丘壠若或見之欽想高風多士永有依歸此
生夙願庶少伸矣昔在庚子年　懿仁王后葬期已過
園陵久未卜吉朝廷甚憂之令諸衙官各擧所知而寄

啓士大夫墓山無論貴戚皆與焉先生墓山亦在其中
先王命禮官無遺徃審而獨於先生墓下　教曰設使
鄭某之墓果合於用豈忍使忠賢朽骨發掘於二百年
之後哉其特勿肴余時忝長禮部實承是　命聞者莫
不感嘆余嘗聞諸先君先生之孫鄭公保與六臣相友
善逮獄起公常忼慨公之庶妹韓明澮之妾也一日公
徃訪焉問韓何徃妹曰鞫罪人在闕公醉罵曰若殺此
人令公當爲萬世罪人拂衣而去韓還問鄭某來有何
言妾具以告韓卽上闕啓之公遂被鞫籍沒云而未得
其詳丙午年余忝知春秋館事重刊　先朝實録監校

之際偶閱六臣事有曰鄭保有亂言 上親鞫保供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等爲正人君子故實有是言 上怒甚命轘之仍問此何人左右對曰鄭某之孫也 上遽命止之曰忠臣之後宜減死論遂竄延日云墓在先生墓之左支鳴呼大獄方張公獨抗言吐實而我 光廟特爲先生宥之 國葬未卜諸山無不遍審而我先王特爲先生墓有 別敎諸賢書院請額甚多而我聖上獨於先生書院 御製賜扁 列聖崇奬之德前後一揆吁其至矣數百年來封植之典靡所不盡而此數事尤爲盛擧記載無徵人或不知余今奉朝 天

來拜祠下恐久益泯沒呼燈口授書與諸生俾傳永世並記書院顛末如右云時萬曆丙辰孟冬下澣書于書院齋室

重修公州孔巖書院記

鷄龍之山蟠於兩湖之間環而邑者多而公實主焉山氣之鍾聚地靈之亭毓公皆專有之以故溪山之勝人物之盛甲於一道山之一支西北走而爲峯屹然者曰孤青峯之下豁而爲野渟而爲潭削而爲壁長流繚之白沙鋪焉奇巖隱然集衆勝爲一名區者曰孔巖徐氏始居之其名曰起以其居是山自號孤青博學守志行

義於其中州之士與遠近學者爭奔走焉遂作講堂於潭下曰博約堂翼以兩序東曰進修西曰踐履旣又相議曰境佳矣堂美矣不有先正于何式焉麗朝李正言本朝李評事成東洲皆一代偉人而卽我鄕先生也且朱夫子主盟群賢最有功於斯道盍立祠尊崇以爲依歸之地乎遂以朱夫子主享三先生爲配建祠於講堂之北無何値壬辰兵燹奔爲墟矣今　上卽位之元年趙侯振來莅是州首以興學勸士爲心乃聚大夫士而言曰州之學宮旣重新矣多士尊賢之意止於斯乎孔巖故有書院而今亡焉斯豈非地主之責歟遂歸材與

料剋日重修前都事朴幹篤行人也諸生舉以爲院長
俾主其事誠以莅役越明年工訖功進士趙夢翼吳中
喆具書廢興始末求余文爲之記余因此竊有慨焉夫
古之造士莫盛於三代其名庠序學校其實五倫其文
六經其器俎豆其事禮樂射御書數今者國有學州有
校蔑以加矣而惟書院是尚者非亶玩舊而圖新蓋以
觀感之切而風厲之有所因耳亦古者家塾黨庠之遺
意名其名實其實文其文事其事是亦學也何莫非敎
也噫今玆院之既廢而重新也木石貲之人也土厇丹
雘資之人也一念之欲新而不浹歲煥然即新況人五

倫具於心六經足乎已禮樂射御皆身之日用苟能反求諸身則德日新矣余願遊是院者咸以新其院者自新其心居於齋而懋真知實踐之功聚於堂而思博文約禮之訓瞻乎廟而挹高風慕直節以折衷於集成之大賢則幾矣

松月軒記

漢都之東駱峯之麓吾洞也環山三四里林壑窈窕有溪自北抱村而南淙淙不絕者泮水流也沿溪左右舊多名園今無存者溪西有小丘丘上多生嘉樹望之葱欝層增繚墻儼然幽麗者宜城賜第也丘之下有松偃

蹇如人精舍數椽翼然於其畔者松月軒也有幅巾道人碧眼丹頰皓鬚如畫携藜杖披鹿裘逍遥於軒下者主人翁也主人爲誰雙湖南公也公之先大父駙馬琴軒公以風流文雅處綺紈如布衣亭臺遊觀傾一時軒前有賜井水清而甘井側植一松歲久松與主人俱老亭亭數丈蒼翠可人尤與清宵觀月爲宜公蕭然適意日哦其間遂以此名其軒軒之創盖久而得名始乎公火于戊午公即新之壬辰之亂棄之而西及歸墟矣公徘徊躑躅於破瓦頹礎之間撫孤松臨井欄悲不自勝既又自解曰是松吾先人所手種也吾自童子時遊戲

於玆松之下于今八十一歲軒再火而松猶在焉斯固奇矣而亂離八年少而健者皆死餘存盖寡吾獨全吾之命復歸故基松在庭中月在天上依然面目不改舊色是則軒雖廢而其實固未甞亡也斯非幸歟遂鳩材遂雇工典衣而重營焉是時公家無甔石所居不蔽風雨桷不斲取不撓簷不雕取不漏凉除燠室略備舊制而一庭松趣盡包而有之松若增其青月若增其明軒不待飾而已煥矣毎清秋靜夜萬籟俱寂月出東峯皎然入户起視前庭松影滿地凉風乍動戞玉篩金公輒散步沉吟樂而忘寢松陰月影與公爲三泠然神會澹

然形化不知此身之在乎人間也公性不解飲酒客至
必傾壺而酌飲未幾輒歌呼嘯咏喜作五言詩往往酷
類淵明年既耋矣聰明不衰行步如飛人以爲地仙云

最樂堂記

駱山之麓舊多名園而箕城公子之第爲第一奥如也
有林巒溪壑之趣曠如也有都邑郊原之望又有迴巖
曲嶼層堦怪石佳木奇花之勝入之使人神驚而魂爽
洞迷而逕疑雖處不遠城市而恍然如隔塵離俗之區
兵火之後屋盡燼矣至其林木園池則宛然如昔而殆
有所增飾焉豈天慳鬼護而留勝賞於人間耶公乃盡

棄昔日巍樓傑閣擇其最勝之地構一堂而名之曰最樂堂成而勝益奇一日余與公觴於堂之上問曰堂名何義願聞公之樂公把酒而笑夷然不答余曰百花爛階香氣襲人禽聲鳥語上下相續公於是樂乎綠陰初匀群鸎亂啼池荷受雨水檻生涼公於是樂乎霜淥而楓丹菊秀而香吐葉脫而山容瘦水落而巖姿露公於是樂乎白雪滿山層氷懸瀑公於是樂乎公曰此吾家四時之勝吾固樂之然皆樂之寓於物非樂之得於心者也曰然則佳賓滿堂羨酒盈尊絲竹迭奏觥籌交錯公其樂此乎公曰樂矣而非吾自得之樂也曰荷鋤而

種蔬決渠而灌花臨水而觀魚登丘而望遠或漱清泉或摘新芳或邀月而醉或迎風而醒公其樂此乎公曰斯眞吾自得之樂而然其最樂則未也余曰噫嘻余知之矣昔東平王蒼有居家之最樂公之樂必此也公曰唯唯非曰能之願勉焉余起而拜曰夫樂七情之一也目樂乎色耳樂乎聲口鼻樂其臭味身體樂其安佚乃人之常情也飯蔬食而樂一簞瓢而樂世復有其人哉今公以宗戚重宰生長富貴未嘗知人間有憂辱事則凡奢華逸豫之可以爲公之樂者固非一端樂聲色樂犬馬樂財利樂驕侈夫誰曰不可而今乃以刻苦爲善

爲平生之最樂非天資篤厚克去己私者其孰能與於此真所謂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池臺鳥獸不能樂也遂書此以勉公

秋香堂記

西都古稱繁華亭臺樓觀之以名傳於四方者皆甲乙焉兵火之後莽爲丘墟今之稍復者蓋不能十之二三營衙之北舊有小堂名曰秋香堂之左右植以叢菊數畒每至深秋花發香氣滿堂堂之始名蓋以此云金公守伯以節鎭玆都之明年慨然有志興廢乃於聽政之暇徘徊頹礎之間捐俸鳩材首建斯堂堂成而余適奉

使道此與公觴于堂上酒半公屬余曰是堂也地奥而勢曠處卑而境静吾甚愛之吾將盛植黃花逍遥於其畔君盍爲文以記堂之興廢余曰噫公獨愛其堂乎我愛其名夫植物發榮於春風香於秋者獨有菊耳古人取其香或以比其操或以配其德觀其歲華晼晩草木變衰孤芳燦然傲視風霜有似山林逸士守幽趣於荒寒之野又似正人君子保晩節於危難之時彭澤東籬之採寄閒情也魏公北門之詩况晩節也二公之所以愛之者雖同而其托興之意則有異焉蓋以所處之地不同也今公於舊都佳麗之地花臺月榭之可修可新

者固非一二而獨以斯堂爲先未知公之托興也於二者何居焉公位顯而才大朝夕且將歸相吾君以展事業人之所以望於公公之所以自期負者俱在於晩節吾知公輕裘緩帶嘯咏於霜葩之下必以魏公之所自况者自勉於胸中未知公以爲如何公起拜曰得之矣敢不勉旃遂書爲秋香堂記以勉公

坡州山城記

松京東國都西臨津之左漢水之北一峯陡起於平野之中者是爲坡州鎭山四面峭絶傍無對峙其巓有古城址未知創於何代而廢於何時癸巳春倭賊尚在京

城都元帥權慄以孤兵據幸州與賊戰大破之賊欲悉
衆再戰權元帥以坡山左可守移陣以待之賊果以遊
騎來覘三匝而知其險不可犯乃止自後群議重此地
咸欲修舉而州新刱於兵力綿未遑圯垣頹堞蕪爲孤
兎之窟乙巳春余按畿節始一登覽焉昔人相度非偶
然也余郎上 聞于朝請先修築兹城及幸州疏下備
局屬少安朝廷惜民力又方專事禿城竹州未暇並舉
事遂寢而余亦瓜滿去職居常往來于懷逮戊午柳公
希亮巡察是道時西鄙有警請用文武幹局人爲州牧
仍兼右道防禦使俾主兹城之役防禦柳侯實膺簡命

而來既上任先審玆城雖賓旅旁午接應靡暇而其晨夜經紀者未嘗不在玆城計工賦事分休迭役凡四閱月而功訖城東西北皆有門樓西北隅有砲樓頗軒豁可望有廳房以治事有倉廒以貯穀城內有二大井城底四面皆有泉在數十步內內井雖渴可取給也是役也柳侯每朝上山芒鞋徒步或躬抱大石以率下人無不競勸績用成若柳侯可謂不負　簡任矣事聞　命增秩資憲以褒之　天朝遊擊趙公佑手書天設形勝國西重門八字以揭之余儐梁　勑使還時柳侯請余一語爲不朽計是固余志也嘉柳侯之能成略記顛末

如右云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記下

遊金剛山記上

余少也多遊國中名山獨於關東迹不及焉逮宦驟高而年漸衰身亦不得自由則夙討益復差池居常悵然已耳歲癸卯咸興府　和陵有脩改之役必禮官奉審從事時余忝宗伯求去甚力廷議不能止蓋欲於還路自安邊從歙谷通川遊遍叢石亭三日浦仍由楡岾踰盡金剛內外山也八月初一日辭朝乞解兼帶賓客及備局有司皆不許相臣以禮官之長不可遠出將　啓

留之余以日限已迫爲辭乃已石峯韓景洪亦以歙谷倅辭朝同宿東門外余不帶奴只率遂工咸武金而行余謂石峯曰兹行實天借勝緣得君爲東道主人又是幸中幸况簡易崔立之倅杆城聞我之行必來相會同入仙山豈非千古勝事吾於望後便當了事回程君可先行相待也石峯曰俺是老爺幕客今幸嶺外同遊更陪翰墨於仙區則奚啻東槎舊遊之勝耶到新安驛驛卒指前左一路曰自此抵通溝回到斷髮嶺僅百餘里云聞之不覺與飛駐轎口占一律令武金吹一曲而過到淮陽太守韓壽民設酒迎勞杯盤甚佳余留詩壁上

而去語在他文十一日抵咸興府十三日 和陵役畢十四日方伯韓公勉叔設宴於豐沛館盛集守宰十五日大雨不見月十六日晩晴欲發方伯苦挽要賞萬歲橋晡時共登樂民亭亭在城外一里許亭舍火于兵只有基頗清爽萬歲橋在其下江水深丈許無廣狹淺深平如盤水左右白沙如雪橋長可三里時大雨新晴月色如畫宴罷步下坐於橋上令武金吹笛四望浩淼身如在半空天光倒開水波不興魂骨爽然酒力旋消引滿數行輒陶然忘返席中無他妓樂只遂聲清徹鮫室盖有佳趣俄見小船四五載紅粉皷吹自遠而近蕩漾

往來於橋下歌聲互答舞影婆娑亦盛觀也舟人舉網得魚或鰱或魴大者尺許小者如扇鱠之爇之風味殊絶不知盃之頻到手也杆城郡守崔立之通川郡守安景容歙谷縣令韓景洪日馳書問行期其他關東守宰之以公牒探行者踵至韓勉叔見我飛文入山之路戲謂曰恨不得棄此官隨君去也俺既不得同往寧願朝廷急召公使公不得遂此行也相與大噱而罷十七日別方伯到永興十八日北兵使馳　啓過去方伯公移亦到賊胡數百騎圍鍾城府使鄭時晦在圍中不知生死驚憂不能為懷二十二日到安邊府伯南子有與其

弟子安宴於溪堂翌日又留余設壽酌於其母遂留二
日待北耗緩急關東各邑人皆候於此崔立之到高城
都宰及銀溪察訪領人馬候於歙谷他邑宰各候於境
云初意鍾胡不過零賊非久應退留安邊側耳而竢羽
書〻馳群情頗洶懼余來時未解備局想廟堂策應方
劇迺路入山心有不安者遂作報書於諸太守以謝之
二十五日從直路過鐵嶺四十年經營邂逅圖成之計
竟不入手咄咄而行上嶺遙望仙區心忽忽若有所失
晡時到淮陽前川有飛騎從北來賊退之報也恨不少
遲於安邊直欲墜轎而不得也夕入淮陽府主倅候我

往山中已三日云空館悄坐懷不自定問此距山中道里幾何吏曰從和川路則一百八十里從通溝路則一百六十里而山路極險云余招本曹佐郎李馨遠謂之曰吾行始焉約束太奇絕遂被造物者所猜意外魔障誠千古一慨若不得入山汨沒還塵則齎恨泉下矣今北賊已退吾還不必忙消了數三日猶可踏遍內山庶幾償我初心吾興已動不可就枕令欲於鷄鳴前秣馬起程一日抵山中君其從我否李曰雖甚勞豈敢後乎余遂教官人備三日糧齎一日飯令各自持盡罷廚傳四更初蓐食而行到新安驛已行四十餘里而天尚未

明此乃來時駐轎問路處也少憩欲秣馬有官人六七迎拜路左問之則乃扞城通川歙谷人也盖崔立之安景容韓景洪聞余直向京路悵然各散貽書寄意且送酒肴皆所以待我者也韓景洪別有書曰縣中父老感公恩德聞公之至持牛酒掃境迎候今聞直還群誠缺然咸願拜於此路謹傚劉寵山陰大錢令長老三人選肴榼以往云盖余於庚子年判戶部時歙民上疏請減貢賦余憫其凋弊覆　啓蠲免故也黃冠白髮拜謝送獻各飲數杯不覺至醉三太守所送酒肴則並令鄒卒擔之以備入山行廚留駕轎於驛村選二健馬遆騎而

行從者遂工咸武金小吏張應善畫工表應賢也

遊金剛山記下

自新安朝行三十餘里到通溝縣日纔三竿民居幽閒洞壑窈窕已是別區也自此山回路斷樹木擁蔽斬開以進踰三大嶺五小峴上斷髮嶺忽見萬層白玉堆疊於半天望之毛骨竦然世傳昔有人將遊此山到此而望見即斷髮爲禪嶺之得名以此云自新安至此過百餘里而衆山重重疊疊有若遮擁護衛者然至此始見一面山之靈異亦可驗矣必憩秣馬促鞭而行遙見一官人從和川路去問知淮陽倅聞余從直路入府作急

還也行遠不能呼踰鐵伊峴過一大野即長安洞水益清石益白山益奇已非人間景色溪是萬瀑下流凡九涉始達寺門令武金馬上吹遂前行老僧迎入禪堂問自何來余紿曰吾是書生自京來仍問遊客有無僧曰數日前有客過去近聞禮曹判書奉審咸興將由外山而來各邑供具等候多日或云直向京城而未詳云余與李郎聞而匿笑解酒沃渴困睡一餉而起索所齋飯飯已諸僧探諸驛卒始知爲余叉手而謝曰老僧妄發矣第未知相公何自從洞口來也余具言其故諸僧曰此去淮陽二日程一日而至何其神也正話間火僧來

報上寺客至詰之乃都事及銀溪察訪也上寺卽表訓
距此五里許余卽令少僧走報余至時夜已一鼓都事
尹喆察訪李汝機　集慶殿參奉盧勝俱候我於歙縣
聞余直行自作山遊也及聞僧報且驚且疑顚倒下來
迎拜曰相公從天降耶仍問余供具余出所帶肴榼酌
而道故二君曰佳則佳矣州郡支供爲相公來者未及
撤還何苦冷淡生活無何數郡各獻杯觴酬勸至夜分
缺月已從東上半酣步出月臺秋夜岑寂洞天晃朗仰
見群峯玉立陰陰如壓在北者曰觀音峯次地藏峯次
普賢峯夜宿東寮僧曇裕年過八十雙眸烱然眉白而

長能言寺之古事翌日天明余先起披衣步上殿後小
丘四面山光瓊瑤爛眼初疑夜來積雪熟視石也促飯
理輕裝少僧先道余輿而隨涉大川入十王百川洞㰣
石錯道苦竹被之左右杉松蒼翠襲人有潭澄泓潭之
東有古城城北大峯插空高不可仰視即昨夜所謂地
藏峯也洞路盤迴峯巒東立如劒戟相向過一峯作一
洞洞盡又有洞洞皆有溪溪皆有瀑有潭皆殊狀異態
少憩彌陀庵遂下鳴淵深不可測激湍射之有聲如聾
呼晴天噴雪白日鬪雷陰閟神㤢怳惚不能俯視自此
路皆危石石斷繼以棧余輩皆舍輿策杖緣崖涉流跳

躑而行大川爭流激而瀑瀦而潭其曰鉢潭火龍潭黑龍潭碧霞潭凝碧潭特其大者而其小者不盡名是爲萬瀑洞洞卽呀然一大石疲甚倒卧盤陀石更以酒脯進環坐而飮石有楊蓬萊所書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字字大如鹿歷左有金剛臺臺上石罅有鶴巢空無鶴僧云時時飛鳴彎環而去毛靑頂赤云酒酣余令武金潛上香爐峯最高頂松茂處細吹一曲其聲杳然如出九霄坐客駭眼側耳而聽曰相爺亦聞之否余佯若不聞則左右寂默曰異哉天樂也人言此峯有仙信不虗也聲益淸亮欻入雲霞時亦因風斷續余雖知之而

亦不能無疑也諸君久後始覺相與拍手亦一勝也與
盡酒酣日且息虞淵矣沿溪步下昏投表訓寺寺門內
有碑至元四年建梁載撰高麗政丞權漢功書其記即
元英宗作萬人緣捨施碑也蓋元朝帝佈來作佛者營
建佛殿遍滿諸峯云是寺最巨火於壬辰諸僧重建猶
未飛甍夜與諸君開酒盡歡翌日早起直上正陽寺寺
在峯頂路極峭險或輿或杖魚貫而進寺西有真歇臺
蒼檜數百株夾立左右風起爽氣逼骨久坐臺上數杯
澆腸仍入寺寺廢無僧西樓最清絕淨掃設席憑欄而
望之向來群峯皆几案間物也老僧言是山並海多雲

霧蒸嵐霏靄常濛濛不霽遊者或留十餘日不見山一面而返今則小雨新霽山光如刮鏡面萬二千峯無一點埃呈奇競姸秀色可飡楓葉紅酣不淺不深如接新淶此皆數十年來所未嘗遇也相公眞有清福云仍坐余旁數而指之曰彼雄蟠東北爲主尊者毗盧也聳立屹然者穴望也削尖挿空者香爐也奇石隆起若劈巨靈者金剛臺也環繞百靈蓄氣不洩者衆香城也其他若飛鳳若躍龍若蹲虎若鬪鯨若馳若跳若朝若拱着永郎岾也水晶峯也獅子峯也伽葉峯也船巖峯也白雲峯也萬灰峯也圓寂峯也望高峯也石鷹峯也僧床

峯也日出月出峯也摩訶衍峯也此其最秀者也其餘則名不雅或不定名而亦各奇峻盡其態石白楓丹松檜蒼翠同一活畫也廬山真面目盡在於此注眼凝神不覺日昃遂比上山脊到開心庵庵之地勢比正陽加峻而意趣頗幽静歷天德圓通到摩訶衍清絶甲於山中衆香峯環之若衞境界嚴肅森然䰟動左右多生赤木五加皮老杉長檜側栢海松無雜樹一鳥不鳴飛走皆絶僧云自衆香城至此庵絶無蟲蛇蚯蚓之屬有僧絶粒精白可愛門外有木葉如海松皮赤如桂人云桂樹剥皮而啖之稍辛不甘烈雖非桂蓋嘉樹也日尚早

諸君欲上佛知庵妙吉尚而到此心神清穩不忍舍去
便有安禪入定之意散步庭臺有石竇泉泠泠有響酌
之甘如蔗漿與僧同宿夜深遙見諸庵佛燈熒熒如撒
螢蒼際星斗近人可仰而摘也翌朝將遊普德窟步出
衆香城自火龍潭上流緣山腰石磴懸空磴盡用木跨
之爲梯梯凡四十餘級梯窮而得石臺臺左有庵二間
許架於石上立二銅柱高可百丈構半間於柱上內安
觀音塑像用二鐵鎖一釘于柱一圜其室皆鎔於石以
爲固庵在半空風吹欲墜不墜危不可久坐登普德臺
呼酒亂酌忽見火龍潭上有一縷白雲起如爐烟稍上

大於席俄而諸潭諸壑各出雲氣如横匹練狂馳而相
遇遇輒族諸谷與潭渾成白玉地回視厨人僕從失其
所處但聞語聲互答於杳冥之中杖屨之間白日清朗
而脚底乾坤茫如混沌未竅時亦奇觀也歷探洞中水
石窮奇恣觀脚備憑輿而下夕還投表訓諸君大設酒
要別余余倦甚數杯就枕三十日理裝發表訓從長安
出洞門盧勝還江陵都事察訪各還任川聲嗚咽若助
別懷凡行遂必在前坐與休皆不撤千到斷髮嶺監司
李公光俊要見余自嶺西疾馳百餘里遇於嶺上班荊
叙舊其胤子李民宬亦隨來出所携酒數行而別夕宿

通溝村發向京城

遊三角山記

還自金剛余懷悄然不樂真唐人所謂峴山回首望如別故鄉人者也經年禮部接應文墨益不適意連上三章乞解官孤坐書室中門外忽有剝啄聲問之乃童輿老釋性敏沙彌天敏也性敏余空門友也約遊三角素矣有書曰山中霜晚楓葉政酣過數日則衰矣若有意來訪毋失此時云余方遐想蓬萊飄然有御風浮游之意得此書意不自制卽理屐戒行顧獨行殊寂寥正想間申丈子方適有書至余覆書曰山僧邀我賞楓菊我

今行矣子若有意便可相待於弘濟橋間且山中不可無遂君家留奴可卽携去也所謂留奴卽億良以遂名擅長安亦余舊識也附書去訖念申丈之寄我書我之要申丈行俱非素約不能必其行隣有桂城都正子齊翩翩公子也伻諭之卽諾歸路起而並轡朴錫大健亦隨時癸卯九月十五日也天敏引路余與子齊各携酒二榼匹馬單童掩面行人莫有識者路走一從者招遂工李山守從者來報曰問於伶師李龍壽則山守不在云余與子齊悵然而行至弘濟橋子方不來又悵然到重興石門子方坐石上迎謂曰何來遲也我等候多時

矣但笛奴則已隨人宴云恨君書晚也余以意外得子方爲幸不暇他念行至閔漬巖洞口遂聲出自溪水間諦聞之似億良聲從者覘之果然方隨中平川諸公酣宴云余使從者諭之而去到寺門日纔下眘性敏與諸僧顛倒迎坐月臺子齊渴甚解榼吸冷酒一椀仍勸余共之忽聞篴聲自遠而近俄有一人來拜視之億良也問何以得脫則曰聞從者之言不敢後托患河魚從間道來云余與諸君拍手歡甚卽令吹一曲賞以大盃少焉月已上前峯矣秋天寥廓無一點雲山空谷靜萬籟俱沉笛聲清徹如從緱嶺來夜深聯被僧房懸燈卧話

依然少年負笈時也早起步下山暎樓舊址仍訪鄉音三灘時微霜纔過數夜楓葉如染猩紅青松黃菊競姸於溪壑眞是錦繡世界余謂子方曰性敏不欺余矣子方笑曰君不欺我矣余曰君亦不負約矣遂目且月疊仰見三角翠色突兀呼僧問白雲臺路則僧曰爾後絶無來往路絶久矣雖居僧亦不曾一見只露積峯微有樵路而上頭則難上云余謂子方曰吾儕俱已白髮此行亦偶然今來不上一峯則後期其可必乎子方曰吾年長君十歲何望陟危峯乎早食畢登寺後小庵朴錫尋小徑欲上露積峯余策杖隨之子方謂子齊曰吾二人

豈忍獨後貽譏於月沙乎遂先後攀躋惟石錯道十步九顛及到峯下巖峻逕昃絶無着足處天敏與二僧先上從石罅用木爲梯垂帶引之東身而上始得窮寂高頂頂窄僅可坐十餘人茫茫不可俯視合眼定神扶擕互依少憩而望之西南大海遠自青齊浮雲落日銀界茫茫目力有盡而望勢無際所可記者水落峩嵯冠岳清溪天磨松岳聖居諸山纍纍如丘垤月溪峽折鷺波西注漢水一帶如拖氷練彎回屈曲環繞　王都遥峯亂嶼隱見雲際老僧指而示余曰彼爲某山此爲某水余時惝怳不能辨第唯唯而已都城百萬家逼近不能見

但見脚底炊烟粧點一活畫雲隙露一螺髻知是終南山也渴喉生塵亟解酒沃之與酣傾盡數壺余醉而歌子齊起舞笛聲隨風散入層霄恍似劉安鷄犬遺響旨雲真一三淸夢遊也坐閒望見石門上有人昂首揮白衣若有招者余等訝之而不解所以興盡下山酒壺亦傾歸路似捷俄頃之間已到寺回視杖屨之迹杳如隔世諸僧具軟泡勸飯卧蒲團歇定忽有人來叩曰俺是老樂師李龍壽弟子某也老師昨因從者尋笛聽知宗伯老爺有此行今朝與琴手朴某載酒迎候於閒濆巖望見諸公在半空上恐久不下向來揮衣而呼者卽俺

等也老師敢請歸路少駐畢賞武陵秋色余與子方驚
喜相顧曰李樂師今之李龜年也風致乃如是也遂別
山僧緣溪行行爭流競秀應接不暇纔出洞門李樂師
已抱琴迎拜時秋漲不盡水聲漱漱奇石嵌空玲瓏可
愛長松掩映蒼翠襲人余與諸君赤足踏流解衣坐石
行厨迭薦肴核狼籍或流觴競飲或舉網得魚子齋折
楓枝揷頭上余摘菊花泛酒盃醉後樂甚拍手蹈足清
絃妙曲較工爭奇皆千古希聲子方曰三人固是國手
而今日更覺十分清絶豈地勝而然耶三人曰非但地
勝今日幸遇群仙之會俺等亦情興俱到音調自高若

有神助也日暮羣起僛僛亂舞醉後迸馬路上笛不輟而琴亦時奏行人望之如神仙少焉月從東上余復興發馬上引滿大白黃昏上沙嶺先走入少寬門限到城外萬井無人月色如晝問餘樽尚多呼門將出拉之共坐洗盞更酌爛奏數曲醉不知返及到家夜已三鼓

游朴淵記

吾東方故多名山水而論瀑之雄則必稱朴淵余常願一見久矣適奉　奏朝京道次松都遂自深川洞口捨轎而騎副使閔伯春書狀官李叔平暨經歷金順元從朝投泰安寺寺陋而僧多僧進軟泡蒲團少坐酒數行

卽行自此山漸高路益峻僨僧肩輿不及輿者杖而隨之天雨晩晴山光如畫緣溪一逕白石齒齒嘉樹蔭之好鳥和鳴午到知足庵庵在天磨山淸凉峯絶頂庵後石壁千尺前有百仞層臺臺傍有石塔其下多生叢竹老松又有古樹上竦入雲枝幹如老虬大可五十圍視之銀杏也僧言此樹生在新羅始祖之年未可詳姜君仁卿吾友也時宰白川聞余作此遊馳及之與之坐僧堂開酒引滿俯視西南銀海拍天海上羣山海中諸島出沒雲際落照射之靑葱眩耀望之使人神思飛揚若出宇宙外矣歷大興寺至觀音窟窟前有巖如屋二石

人立號為觀音其上盤石可坐百人名曰太宗臺臺下溪水積焉有魚可數百尾溪自普賢洞羣水匯衆壑趍如萬馬赴敵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壯者不可數湍遇石必激激而水勢益壯為重洲為急瀨平者深黑峻者沸白其曰清心潭妓潭馬潭龜潭者是而殊狀異態皆奇絶此即大興洞泉石也至所謂朴淵則兩山中折若劈巨靈天門呀然為萬古神宅大石如剖甕有龍居之深不可測而清如見底盤石湧出淵中水瀉絶壁為長瀑垂如白虹澎湃吼怒聲震山岳飛雪滿矼晴雷隱隱瀑下又為潭渟泓黛綠不可近其大都如此余不得以

窮其狀世傳朴姓人吹笛於上潭龍女感而攬之入其母哭之墜於下潭以故上為朴淵下為姑姆潭云亦異矣時千層躑躅紅映人襟花被逕香氣襲衣人行畫圖中牛峯太守李國弼設饌待之下潭邊遂與仁卿輩縱飲樂甚黃昏扶醉投宿雲居寺是歲甲辰三月云

遊千山記

人之局束生偏邦者率以朝 天為壯遊余於戊戌冬奉 奏朝京時年尚少凡所歷必恣意探討其鶴野之大長城之壯望海亭之高爽採薇祠之清絶潞河之飄檣天壇之瓌麗以至都邑之雄固士馬之精強 宮廟

之尊嚴省署之弘敞市廛之繁華鎮堡之碁布榆關北平柴市金臺之古迹皆壯觀也乃若奇山秀水則無可記者聞千山在遼陽西醫巫閭在廣寧北角山寺在山海關城曲之㝡高頂俱稱奇絶而去路六十里或三十里二十里迂且險官程不獲自由唯望見寄想而已歲甲辰又有奉 奏行到遼得一秀才探千山道里遂不與譯輩謀厚遺騾主與之約自八里站迤南行五十餘里夕投山下村宿副价閔伯春書狀官李叔平從翌日清早入靈遠寺或稱祖越寺寺門金牓曰人區別境佛殿扁曰千峯拱翠寺之法主僧普釗自號松峯迎於沙

門引入別殿殿卽太監高淮舍施新構以為遊賞留宿
之地也諸僧爭薦櫻桃普釗別設茶果珍異諸品殿後
有層樓高可數十丈從樓後石磴上二層有玉皇殿殿
傍大石儼立刻曰太極石石左有鐘閣風動自響又上
一層有觀音殿向之樓若閣若殿皆倚在峭壁杉松之
屬被之而根柯屈盤扶踈偃仰若人栽培者又有大壁
高可萬仞其面刻大字曰獨鎮羣峯又曰含澤宣氣不
知何物好事者緣何着手足做此危絕工夫豈劈山巨
靈偶然施巧耶又上一層大峯中拆呀然為大穴隱隱
為石門穿過數十步為羅漢洞列坐三十餘浮屠左右

石多刻名人學士詩及記折而北上窮其頂又有壁書日振衣岡二佛庵踞其上小窪而砦聲時出九霄此其最高處境過清不可久坐扶僧還靈遠寺僧進晚飯山蔬澗毛儘香美飯後步出沙臺石川繞之淙淙有聲跨以長橋延其檻為水閣厨人進酒脯紓其困過溪有高岡與寺對峙岡上華構翼然繚以垣崇其殿扁曰巡按廳郎王巡按所建也山之真面目森列眼前恰似金剛之真歇臺左轉而行數里訪龍泉寺洞壑邃而險藤蘿蔽天主僧惠文號雲峯能詩善博奕壁有三簇諸學士所贈金字書叙及詩也小寮清閴左右經卷茶爐蕭然

無一塵幽泉淲淲穿石砌為井為臼繞户而流其鳴乍
大乍細僧設茶果迎欵携之共賞西閣僧普真所居也
清灑不是人間境界繞閣後攀藤上聖與庵伯春叔平
困不能隨余與從者二人及僧普真牽挽而登庵在重
峯寂深處一老僧獨居又上一峯有石為壇廣可數百
步大松盤其上老榦横柯隱隱如盖松下有新構精舍
闃無人聲但見中堂香烟繚繞出户始知有僧堂之左
有房門垂緇帷普真捲帷义手禮之有僧年可五十餘
碧眼長眉形如枯木跏趺坐若不見普真道是朝鮮大
學士來僧始起下坐我於椅子而揖之曰老釋入此山

十餘年一未見世間人外國高官何自從遠來余曰遠人探勝不覺誤入天台洞甚擾三清淨界豈多生宿緣耶僧舉手微哂床上松花松葉滿櫃一鉢盛淨水壁有宣皇帝金字御書賜讃大簇鉤開而下若示而誇之者豈山人亦好名耶坐久神清魄動揖而退僧送至石壇外普真云是僧絶粒不語已七八年今為公出石壇且開口語窂相必有仙分矣從山腰轉數岡訪上元寺幽絶如龍泉清峻不及靈遠暑暍且罷不得盡訪中元會仙等寺還到龍泉廚人已具夕飯日且下舂矣是山不甚雄大而奇峯峭壁束立如劒戟我國三角山合道峯

則可以敵此而佛宇亭榭金碧焜燿一巖一洞俱有佳名稱石之如蹲虎如立人如剖大甕如垂天闕者殆不可數而路折必有臺臺上下必有奇松嘉樹多人力賁飾或造物之自奇非人力所到而類智巧者所施設是則三角道峯之所未有也夕驅車出宿洞外山村靈遠僧普釗龍泉僧惠文普真與五六少僧攀轎不忍別送至五里許余各留詩爲別約於中秋回路趂楓菊更訪

遊角山寺記

是歲五月發千山六月到山海關日出霧少闢遥見角山寺杳在九天上時大水懐襄不得登眺逮九月還到

闕上趙秀才以旌昔年居停久識也携之共上角山寺
趙前道伯春叔平隨行厨備肴榼清曉策騾從城北行
十餘里得山麓石路犖确騾十步九踣在騾背猶喘汗
股戰如是行七八里路斷不可攀遂捨騾策杖捫蘿爭
鳥道前者牽後者推或以帶引之應邵所謂後人見前
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者登一嶺踞石坐意謂山盡是
矣仰見寺門猶遠嶺僅三之二焉朝日三竿炊烟滿空
脚底百萬家已失之矣開酒沃渴且休且躋寺門壞於
潦只有殿老僧驚出迎之惡求凉茶連倒二甌寺東有
石壇壇有古栢黛色參天僧云此樹不知幾年世傳棠

恬築城時所種雖未可詳可見栢之古也盖嬴氏之城止於榆關而山海關則　皇朝開國伯徐達所拓而抵之海作關門朝夕開鎖扼天下東北咽者也斯即秦時舊築而寺在西北隅山之最高頂前山忽兩却而關成巨壑可容數萬兵馬城避壑循山脊東折而馳睥睨隱隱或現或蔽復轉而西横截天一半粉堞縹緲於雲際其遇壑而折因壁而繚之者不知其幾百曲而山與之穹窿偃伏者又不可以形言盖山自漠北來左為太行上黨而下為居庸紫荊關右為大青山小毛山黄土嶺而下為山海關從堞上北望則大山長谷重重遮擁山

缺處遥見黄沙白葦沓沓接胡村東南則銀濤拍空積氣濛濛者皆海也其若覆釜若偃屋若褰鵬噣水縈之如帶湖涵之如杯者青齊之諸山也福盖之羣嶼也登萊之灣步也河口之碣石也灤河也瀛湖也漳水也滹沱也淄澠濟泗之屬也其一抹横翠者非泰山乎非徂徠乎直西則薊之崆峒阻焉故恒嵩太行諸山皆在其外近而玉田盧龍北平遵化樂亭天津遠而真定保定河間涿鹿滄景大名東昌之野隠見於沓靄間此皆趙秀才所指而百不能記其一二大約則天下幅員俱吾度内但目力窮而天亦盡耳風大不能久坐少醉禪房

題詩壁上扶醉下山歸店昏矣旋念天下之大非一望可盡而眺望之遠若是其無際何也夫山之以高名於天下者奚獨此山哉而必宅山在近而遮故山雖高望有局焉此特無名山耳以其地在西北最高處而又前臨數千里皆野與海遠山雖大渾入眼底盖所處之地然也

遊醫巫閭山記

丙辰之冬余三赴京師沿途諸勝皆昔年所飫觀獨醫巫閭是北鎮名山常有意一見而余老矣倦於行役時又苦寒不果焉逮丁巳七月始竣事回到廣寧舊主人

傳以詩聞余至持酒來見傳能屬文喜譚山水話間盡
得巫閭之勝遂决意行時余久苦泄痢從者迭諫不聽
副价柳老泉病不偕行書狀官張自好暨從者七人隨
穿市出城行十餘里寄樹蔭路平綠被野淸晨倚騾坐
意爽然忽覺沉痾去體過一嶺得靈宮云是北鎭廟卽
余戊戌年與弼雲相國遊賞之處有叙若詩隔隴多棹
楔丹碧隱映皆城中巨室之別墅云又行五里許始望
見羣峯束立無不造天過溪迷路傳秀才駐馬遂廵山
下有村如桃源俄有人騎牛出洞來顧指入山路遠遠
投村去小庵寄在峭峯上竒絶如畫卽小觀音窟也立

馬凝望不忍失之涉兩溪折而北上有大峯突兀撐空全石陡絶飛閣在其半壁僧見余來開户俯視杳如飛鳥傳秀才舉鞭示之曰此是大觀音窟上此則盡見諸峯之勝余仰面視之石直上峻滑四無着足路謂傳曰君詒我矣除非翼我兩腋難乎上矣傳曰第隨我來尋仙自有路少須耐苦舍而南走緣崖陟一嶺路亦險絶而猶可攀窮其頂循脊而北又上一巖始覺遶出觀音窟後峯折而復合有路可通喜甚少憩奇樹樝石步步可愛而喘息不暇答得一壁刻曰北鎮巫嶽其下有水湧出小池承之爲石井厨人炊飯于此餉我於松陰松

老入雲根露如龍爪迤而東上石砌可四十餘級砌窮而石門呀然為窟窟上飛閣跨焉閣上有樓檻出壁外危不可憑水從山頂三道來流閣下瀉為瀑時亢旱水猶潺潺被石面作雨則百丈壁盡為長瀑奇絕如廬山云樓左僧寮凡二區居僧可七八設茶迎款從樓後穿石隙為逕逕凡六折每折砌可數十餘級短者十餘級匍匐閉眼攀級而升進進不已遂窮其頂真所謂循序漸進下學上達自造高明之域也頂窄僅容一間庵庵安一金佛佛前有鐘惝怳不能下視但見羣峯環拱如朝向之閣與樓雲冒已失之矣風吹身欲颷扶携而下

還到樓上困睡一餉從者剥凉果進啖之如交梨視前峯已返照步逾一嶺望見玉泉寺麗甚不果登時積燠困人歸路遇少女風甚快意不知雨已蔵山回視杖屨之地已在杳靄中纔出洞雨點隨人爽氣洗暍不覺衣濕亦一勝也投入北鎮廟上會仙亭仍登北樓雨止風大不能穩坐道士姓應人迎坐於松陰忠實可與語厨人進酒果數行而別歸店啞燈書

遊松嶽記

松都去京師百餘里馬健一日可至余之過此地屢矣而以其故都多舊迹近如滿月臺紫霞洞遠如天磨山

知足庵朴淵大興洞足迹靡所不遍而若松嶽則未嘗一登覘焉但望見蒼翠而已歲甲寅自春至夏不雨上憂之分遣重臣祀嶽瀆殆遍余得松嶽晋昌姜仁卿得五冠聯鑣而來留守洪公元禮迎勞叙款詰朝率祀官上嶽自滿月臺西邐迤而往至山麓溪回路轉洞壑窈窕行數里府人以轎候於路路險不得騎故也時當盛夏百花盡謝只山躑躅爛開隱映密樹中高者丈餘短者覆巖隙風自四山而下香氣馥郁路左右皆絕壑有泉流暗草中不見水而但聞聲錚然如環珮響懸輿而登或憩於石輿者喘定乃復上路凡十八盤乃得窮

其頂回視祀官皆裸身而步脅息不能語草屋五六區守祠者所居吏設席坐我以涼果冷酒紓其困向夕山意寂寥缺月有光杉檜森立風動有聲望見神壇淨肅令人䰟動祠凡五所一曰城隍二曰大王三曰國師四曰姑女五曰府女壇而不宇列在山頂之北而其有屋有壇者卽嶽神祠也所謂大王國師姑女府女未知何神而國中之祝釐祈福者爭奔走焉漢都士女凡有禱必於此至有宮人降香歲時不絕云豈山之靈異耶抑麗朝尚鬼多淫祠遺俗流傳不知改耶四更將事天宇肅清星斗粲然神境森嚴淒神寒骨祀罷假寐於村家

清朝步上山冢見有新構祠宇聞京都富民出財力建城隍祠云山之左支南走全石窿起為嶺曲城繚之雉堞斷而復連牽人而上危且窄可列坐而不能并風蓬蓬然吹人欲墜沃之酒神始定試望之山勢蜿蜒盤屈若頫而起若鶩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東南遠山環衛若朝宗長河如帶大海接天五百年欝葱之氣盡鍾於是號為神崧信不虛矣席上書一律示祀官金奉祖經歷尹英賢仍記其槩以貽後之遊者

遊花潭記

下神崧歷訪紫霞洞少憩洪元禮馳書曰花潭水石最

清絶山花方盛姜仁卿亦自五冠山約會顧卽來同賞成一塲勝遊吾已先往候潭邊云余餘興未闌聞而樂之促肩輿以行循山麓出古城踰炭峴見兩山拆爲洞門石盤陀一里許大川奔流其上如布白練明麗刮眼停輿而望之有族生拜於前曰適有酒候於溪上望公少駐忽有獵者呼鷹而過俄有鷹攫雉於前林獵者獻之余下輿坐石上經歷尹侯隨之余問是何地松都奇勝盡於此矣向使族生不邀我幾失此溪山負恨平生也尹曰是迺歸法寺舊基溪上石柱跨水猶在也余驚曰是卽崔冲避暑之地而李奎報憶舊京詩所謂故國

荒涼忍可思不如忘却故憨癡唯餘一段關情處歸法川邊踞送卮者耶昔人已關情矣信乎名不虛得遂解衣赤足濯清流族生陳酒肴獵者膾雉膏輿到引滿不覺爛醉洪元禮在花潭使數輩至促之甚猶不忍捨去日晚始抵花潭潭是徐先生舊居洪元禮與多士謀即其地建書院以祠之亭臺嶼塢皆其所賁飾云山多杜鵑花紅映潭水得名以此也兩山墻立水自圓通寺衆壑分流合為大川而隧之潭有聲潨然潭上有石離列其巍然最高大者可坐百人潭之西有奧區地幽而淨築土作臺為燕集之所前左右壁嘉樹叢生細泉懸焉

臺之下水又環之如帶為重洲為淺渚為曲灣無非以奇售者主人設席絲竹迭奏聲振林樾余樂甚流觴互傳箕踞而飲醉後枕石眠夢與高人遊豈徐先生耶書以識之

遊道峯書院記

負郭名山必稱道峯三角其溪壑木石之勝寧國洞重興洞為最皆兩山之下流也壬午秋余與鄭時晦讀書寧國書院仍遊道峯水落山伊時余與時晦俱未弱冠不憚危險窮探乃已三十餘年夢魂未嘗不往來此間乙卯秋白沙相公負譴僑寓蘆原村余亦散廢閒居遂

與尹侯仲淸長兒明漢携酒往訪話移居余謂白沙曰水落秋瀑方盛道峯新搆溪堂云今日可同賞否沙翁忻然曰水落吾常日往道峯吾願也與君行甚樂事也卽呼兒整杖屨幅巾布衣跨騾而出沿溪行蘆葦間數十里歷樓院大路入洞口已是別境溪聲山色使人應接不暇眞似山陰道上行也其長瀑其絶壑其淺渚其重洲其澄潭其陡壁爲坻爲嶼爲嵁爲巖者爭呈奇獻狀若迎我者然皆昔年朝夕遍屐處見之無非舊面但覺石益老而蒼樹益老而奇峯若增其高水若增其淸拜祠訖凡石若丘之可坐可步者靡所不盡意倦歸坐

枕流堂東樓樓即舊無而今增清絕可愛夜宿枕流堂波聲撼床嶺月入戶三更蹻起若夢中度三峽也沙翁蹴余曰能會此勝否遂引滿數杯令明漢歌仍散步前除朗吟子瞻赤壁賦飄然有御風登仙之想念我昔寓此盡三秋未嘗遇此夜清致於是知昔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遂志之

遊曹溪記

崇禎庚午年間余與楸灘吳相公同在政府趍日會都堂了却公事間以閑話話間余言及五代祖侍衛司大護軍贈左議政諱懷林即延城府院君樗軒文康公之

考也以忠實之行受知　獻陵寵遇隆重其所謂大護軍亦一時重任也云其墓在牛耳洞子孫代遠只祭寒食良可歎也楸灘相公曰生長外門習聞此事思以一騎馳往拜掃而未果焉盖以楸灘公之慈夫人實議政公之六代孫故也余作而對曰此吾志也雖於往年折伯時泛然拜掃事故忽忽未嘗周覽墓在道峯山下山之一支東注盤回起伏而為一丘曾聞相者之言精鍾正在此穴云墓之左邊洞壑窈窕長瀑奇絕此即曺溪瀑也平生願一見而未及者公若有意同往展拜仍賞曺溪泉石如何適今邊無警風日清和追遠探勝此

其時也公忻然諾之遂剋日通文於在京之子孫會於墓下時廣牧聞奇來候備呈祭奠供具余以右議政爲初獻延平府院君李公貴爲亞獻領議政吳公允謙爲終獻從族行也參祭者行司直洪霙參知李明漢直講李昭漢前縣監朴大華前正言李時稷延陽君李時白廣州牧使李時昉司直李時聃活人別坐李時程幼學李時熛長城縣監元履吉承文權知李一相進士李嘉相幼學吳達周前縣監李憕幼學李懽前判官李時膺行副司勇李廷亮李恬僉知李廷祥等三十餘人叙坐於墓下州官設酒數巡墓顏有石書曰贈議政府左議

政李公懷林之墓在前酉坐卯向甲破之原景泰二年
辛未葬贈貞敬夫人朴氏墓在後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葬正德十五年改立石云有李生弘震居在曹溪下聞
吾輩出來臂鷹而至請於歸路歷賞曹溪之勝遂令李
生爲導聯轎入洞溪瀑方盛州人設帳於下瀑巖上李
生具山蔬倒家釀風味絶佳酒後歷遍左右泉石中瀑
在山之半腰路險且危余與灘相憊甚不能出登陟計
延平公年最多而捨杖徒步先登而坐揮手而邀余與
灘相顧强起牽挽而上果曹溪眞境瀑從上瀑絶壁直
下數十丈渟泓爲小泓廣可泛舟中一石如床可坐數

十人泉四面環流兒輩爲流觴曲水之戲官供私賫迭薦交錯少頃獵人獻兩雉卽前壑所獲也臨流膾炙盡歡而罷下山日半竿矣七十三老翁登陟千仞岡頭亦奇事也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八